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卷之一

閩切堂

雅韻堂

景陵鍾

惺伯敬父批評

長洲陳仁錫

明卿父較閱

祭夫桃園結義

卷十二

書名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明刊本
撰者 明 羅本 撰 明 鍾惺 評
明 陳仁錫 校
卷 十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講史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
編號 D8633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3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7

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文本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一百二十回 明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後漢桓帝卽位時年十二歲。朝廷有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司徒胡廣。相輔佐。至秋九月中。涓曹節王甫美權。竇武陳蕃預謀誅之。機事漏泄。反被曹節王甫所害。中涓自此得權。建寧二年四月十五日。帝醉臣於溫德殿中。方欲陞座。殿角狂風大作。見一條青蛇從梁上飛來。約二十餘丈。蟠於椅上。靈帝驚倒。武士急慌救出。倒於丹墀者無數。須臾不見。片時大雷大雨。降以冰雹。東都城中壞却房屋數千餘間。建寧四年二月。洛陽海水泛溢。登萊沂密。登萊沂密。盡被大浪捲掃。居民入

總評

單刀赴會太陽當天。廻軀落形也雲長日失漢疆城。豈得妄以士
士與人忠義至今。耿耿不磨。只是一箇不忘漢字。
既弑伏后。又殺二子。操賊奸惡無所不至。當萬世墮阿鼻地獄矣。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卷之十二

曹操漢中破張魯第六十七回

曹操將西征軍士分爲三隊。前部先鋒夏侯淵、張郃。中間操與諸將
後隊曹仁、夏侯惇。押運糧草。比及起程。早有細作報入漢中來。張魯
與弟張衛商議退敵之策。衛曰：「漢中最險。無如陽平關。左右依山傍
林。下十餘箇寨柵。迎敵曹兵。尤在漢晉。盡撥糧草應付。魯遣大將楊
昂、楊任掌管軍馬以助其弟。即日起程。軍到陽平關。下寨已定。夏侯
淵、張郃前軍已到。聞知陽平關已有準備。離關一十五里下寨。是夜
軍士疲困。各自歇息。忽寨後一把火起。楊昂、楊任兩路兵殺來。劫寨
夏侯淵、張郃急上得馬。四下裏大兵擁入。曹兵大敗。退見曹操。操大
怒曰：「汝二人行軍許多年。豈不知兵若遠行。疲困可防劫寨。如何不
做准備。欲斬二人以明軍法。衆官告免。操次日自引兵爲前隊。見山

勢險惡。林木叢雜。不知路逕。操恐有伏兵。再引兵回寨。見高山茂林。無數。曹操與許褚徐晃二將曰。吾若知此處如此。必不起兵來。許褚曰。事已至此。王公不可自憚。次日操上馬。只帶許褚徐晃二人。共三匹馬。來看張衛寨栅。三匹馬轉過山坡。早望見張衛寨栅。操揚鞭道。指與二將曰。如此堅固。急切難下。忽背後一聲喊起。箭如雨發。操大驚。楊昂楊任分兩路殺來。許褚大呼曰。吾當賊先。徐公明善保王公。二將雙至。許褚提刀縱馬。向前力敵。二將楊昂楊任不能當。許褚之勇。回馬退去。其餘不敢向前。背後徐晃保着曹操。三匹馬從萬軍中殺出來。前面又一軍到。看時却是夏侯淵。張郃二將聽得喊聲。故引數千騎殺將入來。殺退楊昂楊任。救得曹操回寨。操重賞四將。兩邊相拒。五十餘日。各不相攻。曹操傳令退軍。賈詡曰。賊勢未見強弱。王公何故自退焉。操曰。吾料賊必曰。捉他。急斬。反勝。吾退。則必懈怠。却分輕騎抄襲。其後必勝。賈詡曰。丞相神機。不以測也。於是令夏侯淵。張郃分兵兩路。各引輕騎三千。取小路抄陽平關後。曹操大軍盡拔寨起。楊昂聽得曹兵退。請楊任商議。今操退可乘勢擊之。楊任曰。操诡計極多。未知真實。不可追趕。楊昂曰。汝不往。吾當自去。楊任苦諫不從。楊昂盡趕五寨軍馬前進。是日大霧迷漫。對面皆不相見。楊昂軍士至半路扎住。却說夏侯淵一軍。抄過山後。見重霧垂空。又聞人語馬嘶。恐有伏兵。急催人馬行動。誤走到楊昂寨前。寨內有些少守寨軍士。聽得馬蹄響。只道是楊昂兵回。開門納之。馬軍一擁而入。見是空寨。便就寨中放起火來。五寨軍士盡皆棄寨而走。楊任北及霧散。來探消息。五寨一齊火着。楊任領兵來救。與夏侯淵戰。不數合。背後張郃兵到。楊任殺條大路。望漢寧包州而逃。楊昂待要回時。已被夏侯淵張郃兩箇占了寨子。背後曹操大隊軍馬。

趕來。兩下夾攻。四邊無路。楊昂欲突陣而出。正撞着張郃。兩箇交手。
被張郃殺死。敗兵回投陽平關來。見張衛。原來衛知一將敗走。諸營
已失。半夜棄關奔南鄭。包州去訖。曹操遂得陽平關。并諸寨。張衛楊
昂俱休。追操兵。不肯聽信。故有此敗。任再乞一軍前去挑戰。必斬曹
操。不勝。該斬魯。取了軍令狀。楊任上馬。引二萬軍。離南鄭下寨。却
說夏侯淵動曹操進軍。操曰。令一軍前去哨路。即時令夏侯淵領五
千軍。往南鄭路上來。正迎着楊任。兩軍擺開。任遣手將昌奇出馬。與
淵交鋒。戰不到三合。被淵一刀斬於馬下。楊任自挺鎗出馬。與淵戰
三十餘合。不分勝負。淵撥回馬走。任追趕來。被淵一刀。斬楊任於馬
下。軍士大敗而回。曹操已知。淵斬了楊任。即引進兵直逼南鄭下寨。
漢晉流聚文武商議。關西人。某人。人可敵。操于下諸將。將軍是誰。關曰。南安。猶道人也。姓龐。名德。子令明。附隨馬超投降。王公後馬

超收西川。龐德臥病不曾行。見全家主公恩養。何不令此人去。張魯
即時賞勞了。便點一萬軍馬。令龐德出離城十餘里。與曹兵相對。龐
德出馬搦戰。曹操在渭橋時。深知龐德之能。囑付諸將曰。龐德乃西
涼勇將。原屬馬超。今雖依張魯。未稱其心。吾欲得之。汝等皆與緩鬪。
使其力乏。擒之。張郃先出。戰了數合。便退。夏侯淵也。戰了數合。退了。
徐晃又戰三五合。也退了。臨後許褚五十餘合。方退。龐德力戰四將。
並無懼怯。各將皆於曹操前誇龐德好武藝。曹操心中深喜。與衆商
議。如何得此人投降。賈誼曰。某知張魯手下有一謀士楊松。其人極
貪賄賂。暗以金帛送之。必使龐德疏矣。操曰。何由得人入南鄭。誼曰。
來日交鋒。許敗佯輸。將龐德引數十里遠。當夜却去劫寨。龐德必退
入城。却選一能言者。扮作步軍。雜在陣中。便得入城。操聽其計。喚一

軍士。能善此事。卽時重賞。付與金掩心甲一付。披在貼肉。却穿皮甲。中軍士號衣。於半路上等候。次日先撥夏侯淵。張郃兩校軍。遠去埋伏。都發徐晃。繫戰。不數合敗走。龐德招軍掩殺。曹兵盡退。龐德却奪了曹操寨栅。見於內糧車輦多。申報張魯。魯大喜。當夜二更左側。三路火起。正中是徐晃許褚。左張郃。右夏侯淵。三路來劫寨。龐德上馬衝殺出來。望城而走。背後三路共追襲到城下。龐德喚開門。一擁入城。此時細作已雜到城中。逕投楊松府下謁見。說魏公曹操丞相久聞盛德。故使某送金甲爲信。更有密書。松見了大喜。問丞相今欲如何。細作曰。若疎遠龐德。事卽罷矣。松曰。放心。某自有良策。報答丞相。楊松連夜入見張魯。說龐德受了曹操金珠。實此一陣。張魯大怒。喚龐德。責罵。欲斬之。閻圃苦諭。張魯曰。你來。且出戰。不勝必斬。龐德抱恨而還。次日曹操攻城。龐德引兵衝出。曹操令許褚火戰。褚許褚。龐德。來。曹操自乘馬於山坡上。喚曰。令明何不早降。龐德奔馬。任督。操。抵一千員上將飛馬上坡。一聲喊起。天崩地塌。連人和馬。跌將下來。四壁鉤索。一齊上前活捉了龐德。押上坡來。曹操下馬叱退。軍士親釋其縛。令龐德投降。龐德等思張魯不仁。情願拜降。曹操親扶上馬。共同大寨。故意教城上望見。人報張魯。龐德與曹操並馬而行。魯信楊松之言爲實。次日曹操三面豎立雲梯。飛砲攻打。張魯見其勢已極。與弟張衡商議。衡曰。放火盡燒倉庫城郭。出奔南山。去守巴中可矣。楊松曰。不如開門投降。張魯猶豫未定。衡曰。只是燒了便行。張魯曰。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達。今避鋒銳。非有惡意。實貨倉庫。國家之有。不可廢也。遂盡封鎖。是夜二更。張魯引全家老小。開南門而出。差人往巴中說之。張魯欲降。其弟張衡不肯。楊松密書。使人報曹操。

董德貪
謀。漢子。

曉。明。
漢子。

便教進兵。曹操親自往巴中。張魯使弟張衡引兵出迎。與操兵相敵。被許褚斬之。敗軍回報張魯。魯欲堅守。楊松曰。今若不出。必遭大禍。某守城。王公當決一死戰。必然勝矣。關闥諫休出魯不聽。親自出陣。未及交鋒。後軍已走。張魯急走。皆後曹兵趕來。張魯到城下。楊松閉門不開。張魯無出路。回騎之時。曹操自吐早下馬受降。魯乃下馬投降。曹操大喜。念張魯封倉庫之心。重重相待。操封魯爲鎮南將軍。閻圃等封爲列侯者五人。於是漢中皆平。曹操傳令各郡分設太守。置都尉。大賞士卒。惟有楊松貳王求榮。卽命斬之于市。曹操教衆人悉知。靜軒先生有詩嘆曰。

折賢賣王逞奇功。積得金銀總赴空。家未榮華身受戮。令人千載笑楊松。

曹操已得東川。王濬可馬然進曰。劉備久在西蜀。人多歸心。今主公已得漢中益州。震動可速進兵。躡之勢必瓦解。知生人云不可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曹操嘆曰。人苦不知足。既得勝復望蜀。劉曄曰。劉備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輔。今破漢中。蜀中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文有諸葛亮。明于治國而爲相。武有關張趙雲。忠馬超魏延等。勇冠三軍而爲將。號曰五虎。蜀民既定。據守關隘。魏兵不可犯矣。今若不取。必有後患。曹操曰。士卒遠涉勞苦。且宜存恤。遂按兵不動。却說西川百姓。惡知曹操已取東川。料必來取西川。一日之間。數過驚恐。但有風吹草動。老幼不安。往往報知玄德。玄德請軍師商議。孔明日。亮有一計。曹操自退。玄德問諸葛亮。其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張遼大戰逍遙津

孔明日。曹操軍屯合肥拒孫權也。今遣舌辨之士。分二郡。遷吳陳

說利害。令吳起兵襲合肥。牽動其勢。操必勤兵南向矣。玄德問誰可爲使。一人進曰。某願往。乃伊籍也。玄德喜。遂作書。具禮。令伊籍入吳。先到荊州。說與雲長。可發江夏長沙桂陽以東屬孫權。然後入吳。到秣陵來見吳侯。先通了姓名。乃召伊籍入。籍見孫權。升堂拜畢。權問曰。汝到此何爲。籍曰。昨承諸葛子瑜取長沙江夏桂陽三郡爲軍師。不在有失交割。今傳書送還所有荊州南郡零陵。本欲送還。奈被曹操襲取東川。使關將軍無容身之地。今合淝空虛。望君侯起兵攻之。曹操必擊。且吾主公若取了東川。卽還荊州全土也。君侯疑而不行。曹操必南征。此時恐措手不及。權曰。汝旦歸館舍。容吾商議。伊籍退回。懼問于衆。張昭曰。此是劉備恐操取西川。故行此謀。雖然如此。可因曹操在漢中。乘勢取合肥。亦是上計。顧雍所見皆同。因此令伊

三都屯兵于陸口。取呂蒙甘寧回。又去餘杭。取凌操。眼眇。紅復桂陽。

起。呂蒙甘寧先到。蒙獻策曰。見今曹操令盧江太守朱光屯兵於皖城。大開稻田。納穀於合肥。以充軍實。今可先取皖城。然後兵出合肥。權曰。此計甚合吾意。遂教呂蒙甘寧爲先鋒。蔣欽。潘璋爲合後。權自引周泰。陳武。董襲。徐盛爲中軍。那時程普。黃蓋。韓當。在各處鎮守。却說軍馬渡江。取和州。運到皖城。皖城太守朱光。使人往合肥求救。自守城池。堅壁不出。權自到城下看時。城上亂箭射下。直射孫權麾蓋。幾中箭。權惄惄。問衆將曰。如何取得皖城。董襲曰。可差軍築起土堆。以攻之。徐盛曰。可豎雲梯。造虹橋。下觀城中而攻之。呂蒙曰。此法皆賈日月而成。合淝救兵一至。不可圖也。只來日。某須要得城。權問其謀。蒙曰。今南軍初到。可乘此時。以三軍銳氣。四面夾攻。平明進兵。午未可下。權從之。五更飲畢。三軍大進。城上矢石齊下。戰士多傷。甘寧

多蒙之
謀。甘寧
之勇。俱
歸大聖。

手執鐵練，冒矢石而上。朱光令弓弩以射之。甘寧撥開箭林，一練打倒朱光。呂蒙親自擂鼓，士卒皆一擁而上，亂刀砍死朱光。降者數萬人，得了皖城。方纔辰時，張遼引軍至半路，哨軍回報，皖城已失。遼卽回兵歸合淝。孫權入城賞軍，軍已罷。人報凌統也到，權慰勞了。呂蒙得賞，作宴會待諸將。時甘寧身穿吳侯所賜錦袍，坐於筵上。呂蒙稱其功，差酒至半酣。凌統想起殺父之讐，又見甘寧誇耀，心中大怒，瞪目直視良久，拔左右所佩之劍，立于筵上曰：「筵前無樂，看吾舞劍。」甘寧便會其意，推開果卓，起身於左右手內，捨兩枝戟，雙臂挾定，縱步而出。曰：「看吾筵前使戟！」呂蒙會意，一手挽牌，一手提刀，立于其中。曰：「二公雖能，皆不如我巧也。」破步便舞刀牌。將二人分於兩下。早有人報知孫權，權慌跨馬，直至筵前，自與甘寧、凌統二人和解。二人方纔放下。下軍器。權曰：「吾常言二人休念舊警。今日又何如此？」凌統曰：「子也。」
孫權勸之方息。至次日起兵進取合肥。三軍盡發，却說張遼爲失了他。

城回到合肥，心中愁悶。忽曹操差薛悌送木匣一箇，上有操封。傍書云：「賊來乃發。」是日報說，孫權自引十萬大軍來犯合肥。薛悌教張遼開匣。上云：「若孫權至，張李二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勿得與戰。張遼將教帖與李典、樂進觀之。樂進曰：「將軍雅意若何？」張遼曰：「主公遠征在外，吳兵以爲破我必矣。今可以發兵，折其鋒銳，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李典素與張遼不睦，默然不答。樂進曰：「賊衆我寡，難以迎敵。不如堅守。」張遼曰：「汝等皆是私意，以廢王事。吾今自出戰，決一死敵。便教左右人備馬。」李典慨然而起曰：「此國家大事，豈敢以私憾而忘公事乎？」願從將軍指使。張遼大喜曰：「既曼成公肯相輔助，來日可引一軍於逍遙津北埋伏。待吳兵殺過來，可先斷小師橋。吾與樂文謙擊之。」李典自去點軍埋伏。却說孫權兵至合肥，相近，遂傳令曰：「兵

不以勢
勝。忘
多李之
真黃子

喪性命。願人主以此爲終身之戒。孫權亦垂淚曰。孤今大慚。謹以刻心非但書紳也。權乃重賞凌統。收軍回濡須。整頓船隻。商議水陸並進。一面差人江南再起人馬。張遼與衆將議曰。逍遙津雖贏了孫權一陣。今在濡須。計議水陸並進報讐。此間軍少。報知丞相。早添兵來救護。令薛悌星夜往漢中報與魏王。操同衆官議曰。此時可收西川否。劉曄曰。今蜀中稍定。已有隄備。不可擊也。不如撤兵去敵吳兵。救合肥之急。就下江南。操畱夏侯淵守定軍山隘口。畱張郃守蒙頭巖。當渠山隘口。連夜拔寨起兵四十萬。殺奔濡須塢來。未知勝負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至此方以三郡還吳。孔明固爲國也。亦爲兄也。公私可稱兩盡。

甘寧百騎故曹營第六十八回

却說孫權在濡須口。收拾軍馬。早有人來報。曹操自漢中領兵四萬前來救合肥。孫權與謀士計議。先撥董襲、徐盛二人領五十隻大船在濡須口埋伏停泊。令陳武帶領人馬往來於江岸巡哨。張昭曰。今曹操遠來。必須得一人先挫其銳氣。權聚衆曰。曹操遠來。誰敢當先破敵。以挫操兵銳氣。凌統出曰。吾願往。權曰。帶多少兵去。統曰。三千人足矣。寧曰。只帶百騎。破敵。凌統大怒。兩箇就在孫權面前爭競起來。權曰。先教凌統帶三千軍馬出濡須口去哨。曹兵。甘寧爲第二。凌統領三千人馬出離濡須塢。塵灰起處。曹兵早到。先鋒張遼與統交鋒。五十合不分勝敗。孫權恐凌統有失。令呂蒙接應回營。甘寧見凌統回。即時告曰。寧今夜只帶一百人馬去劫曹營。若折了一人。一騎。也不算功。孫權調撥帳下一百精銳馬軍。又賞酒五十瓶。羊肉五十斤。賞賜軍士。甘寧領命。回到營中。教一百人皆列坐。先將銀碗。酒

自吃兩碗。乃語百人曰。今夜奉命執寨。請諸公滿飲。各努力。各人面目相覲。不曉其意。甘寧見有難色。乃拔劍在手。大怒言曰。我爲上將。不惜其命。尚且要去。汝等乃小人焉。敢惜乎。一百人見甘寧作色。皆起拜曰。願效死力。跟將軍去。甘寧將酒肉與百人共飲食。已盡。約有二更時候。取白鵝翎一百根。插于盔上。爲號。都披甲上馬。到於曹操寨邊。拔開鹿角。馬上敲鑼擊鼓。殺入寨中來。逕奔中軍。來殺曹操。原來中軍人馬以車仗伏路穿連。圍得鐵桶相似。不能得進。甘寧貝將百騎在馬上。逕呼往來敲鑼擊鼓。在於中軍衝突營中。人馬驚慌。自家相殺。各寨擾亂。那甘寧百騎在營內縱橫馳騁。逢着便殺。各營鼓譟舉火。如星喊聲。大震。甘寧從南門殺出無人救當。孫權令周泰引一枝兵來接應。甘寧將百騎回到濡須。操兵恐有埋伏。不敢追襲。後人有詩曰。

鼙鼓聲謳震地來。於師到處鬼神哀。百騎直貫曹公寨。盡說甘寧虎將才。

甘寧引百騎到寨。不折一人一騎。至營門。令百人皆擊鼓吹笛。口稱萬歲。萬歲。歡聲大震。孫權自來迎接。甘寧下馬拜伏。孫權扶起。權携寧手曰。將軍此去。足以驚駭老賊也。非孤相捨。正欲觀卿膽耳。卽賜絹千匹。利刃百口。甘寧拜受訖。遂分賞百人。權封甘寧爲平虜將軍。權語諸將曰。孟德有張遼。孤有甘興。霸足以相敵也。次日張遼引兵搦戰。凌統見甘寧有功。告曰。統願往領兵五千。離濡須。權自上馬臨陣。左有李典。右有樂進。凌統出馬提刀。出陣搦戰。張遼使樂進出馬提鎗。與凌統交戰。到五十合。未分勝敗。曹操聽得。親自策馬到門旗下。看操令曹休放冷箭。射凌統坐下馬。曹休閃在張遼背後。開弓一箭。

從善
無誰不
敏

正中凌統馬倒臘。那馬直立起來。把凌統掀在地。樂進持鎗來刺。鎗還未到。只聽得弓弦響處。一箭射中樂進面門。翻身落馬。兩軍齊出。各救一將回營。張遼兵退回營。售去醫治樂進。凌統回寨中。拜謝吳侯權曰。放箭救你者甘寧也。凌統頭首拜寧曰。不想兄長如此施恩。寧曰。主公令我讐將恩報。今稱報公萬分之一也。凌統自此與甘寧結爲生死之交。刎頸之友。誓以生死相救。有詩曰。

結下冤讐因鳳毛。解酬恩義在龍消。陣前一箭成功處。從此翻爲刎頸交。

三將自此再不爲惡。且說曹操見樂進中箭。自到帳中調治。傅吟催趙人馬衝陣當先。曹操分兵五路來襲濡須。操自領中一路。左一路張遼。左二路李典。右一路徐晃。右二路龐德。每二路各一萬人馬。前五樓船上見五路軍馬來到。諸軍各有懼色。徐盛曰。食君之祿。忠君之命。君子何懼羣賊哉。遂掉馬下。小船飛奔江邊。火急上馬。引數百人殺入李典軍中去了。董襲在船上。令衆軍擂鼓呐喊。以助其威。忽然江上猛風大作。白浪掀天。波濤洶湧。軍士見大船將覆。率下腳艦逃命。軍士叫曰。船將沉溺。快請將軍速下船來。董襲仗劍大喝曰。將受君命。在此防賊。怎敢棄船去之。再言者斬。卽殺下船。軍士十餘人。風急船覆。董襲死於江口水中。徐盛在李典軍中。往來衝突。如飛沙走石。互相殺傷。却說陳武聽得江邊斬殺。引一軍來。正與龐德相遇。兩軍混戰。孫權在濡須塢中。聽得曹兵殺到江邊。自引本部軍前來助戰。正見徐盛在李典軍中。攬做一團斬殺。孫權引兵來救。張遼徐晃兩員將捨身死戰。操曰。何人敢去衝開孫權手足而擒之。言未盡。一枝軍把孫權困在垓心。曹操上高阜處看見。週圍困住。孫權權手下

時。臺。豪。
雖。故。能。
機。圖。故。
生。

將應聲而出。乃許褚也。褚縱馬持刀殺入軍中。把孫權軍衝作兩段。却說周泰從軍中殺出。到江邊。並無孫權勒回馬。從外又殺入陣中。問本部軍。王公何在。軍人以手指兵馬厚處。王公受圍。周泰挺身殺入。尋見孫權。泰曰。主公何不隨泰出戰。陣孫權跟周泰殺出。泰到江邊。回頭又不見孫權。出第三次。又尋見孫權。權曰。弓弩齊發。不能得出。重圍。泰曰。主公在前。某在後。可以出圍。周泰橫身左右遮護。被數鎗箭透。重鎧。救得孫權來到江邊。呂蒙引一枝水軍布在江邊。前來救得孫權下船。權曰。吾虧周泰三番。救得脫虎口。徐盛在垓心。如何得脫周泰。呂蒙教軍亂箭射住岸上。兵都救二將等下船。却說陳武與龐德大戰。後面又無應兵。被龐德趕到山峪口。樹木叢密。刀斬之。曹操見孫權走脫。自策馬驅兵趕到江邊。對射。已蒙箭盡。正慌迫間。忽對江一宗船到。爲首一員大將。乃是吳郡吳人也。小霸王孫策女婿姓陸。名遜。字伯言。自引十萬兵到。一陣射退曹兵。乘勢登岸。追殺曹兵。復奪戰馬數千匹。曹兵傷者不計其數。曹兵大敗而回。因此於亂軍中。尋見陳武屍首。孫權又知董襲死。沉江而死。哀痛至切。情感三軍。令人水中尋見屍首。皆厚葬之。後史官讚董襲廟詩云。憶昔征黃祖。全憑董襲功。飛身臨戰艦。揮刃斷長虹。圖寫丹青上。遊鬼雪浪中。濁須船破裂。流血滿江東。

又廟讚陳武詩曰

寬厚施仁德。鄉閭盡感恩。功勳標史記。名姓寫麒麟。陣死兒孫無
身亡器宇存。至今江上塚。誰不弔英魂。
鏖戰曹兵血刃紅。殺身報國盡孤忠。將軍一死雖常事。取義捐生

禹載功

所軍罷戰。各守營寨。孫權得周泰救濟之功。管中作一宴謝之。孫權把蓋至周泰面前。撫其背。淚流滿面。曰。卿爲吾兄弟。戰如熊虎。不惜性命。被鎗數十。膚如剖盡。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乃孤之功臣。孤當與卿共榮辱。同休戚。威平意快。爲之勿以寒門而自退也。言罷。令周泰解衣。與衆將觀之。皮肉肌膚。如同刀劍盤根遍體。孫權手指其痕。一一問之。周泰卽言戰鬪之所一處傷。令喫一觥酒。是日周泰大醉。權以青羅金賜之。令出入。張蓋以顯耀之。其餘衆臣皆賞權在濡須與操相拒。月餘。張昭顧雍上言。曹操勢大。不可力取。若與父戰。大損士卒。不若求和安民。爲上。孫權從其言。令步鷹往曹營求和。許年納歲貢。操見江南急。未可下。操乃從之。令孫權先撤人馬。互然後。列師步鷹。回覆權。留將飲酒。周泰守濡須口。盡發兵上船。同還秣陵。操留曹仁。張遼。心合。汜操班師。還許昌。羣下皆賀其頌曰。

建安二十一年歲在丙申。操自合淝還鄴。侍中王粲上詩頌德。羣下皆賀其頌曰。

從軍有苦樂。但聞所從誰。所從神且武。安得久勞餉。相國征關右。赫怒振天威。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西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陳賞。越山岳。迺肉踰川低。軍中多饒沃。人馬皆溢肥。徒行兼乘遠。空出有餘資。撫生三千足。往返速如飛。歌舞入郢城。所願復無違。曹操看之大喜。遂議進爵爲王。尚書崔琰方言。不可。衆官曰。汝獨不見荀文若乎。琰大怒曰。時乎時乎。會當有變。任自爲之。有與疾不和。

不
其

若吉知操。操大怒。從琰下獄問之。崔琰虎目虬髯。只是大罵曹操篡漢。奸賊。廷尉告白曹操。操令杖殺崔琰在獄中。後有讚曰。

清河崔琰。天性堅剛。虬髯虎目。鐵石心腸。奸邪辟易。聲節顯昂。忠於漢主。千古名揚。

夏五月。羣下奏知獻帝。頌魏公曹操功德。極天際地。雖伊尹周公莫可及也。宜進爵爲王。獻帝卽令鑄繇草詔。冊立曹操爲魏王。其詔曰。自古帝王雖號稱相變。爵等不同。至于廢崇元勳。建立功德。光啓氏姓。延于子孫。庶姓之與親。皆有殊焉。昔我聖祖受命。創業肇基。造我區夏。鑒古今之制。通爵等之差。盡封山川。以立藩屏。使異姓親戚。並列土地。據國而王。所以保久天命。安固萬嗣。歷世承平。臣

主無事。世祖中興。而時有難易。是以隙年數百無異。列諸侯王之

世。朕以不忘繼序。弘業遺澤。上分崩奉凡續。壽山西徂東。辛苦則

約當此之時。惟恐崩入于難。以羞先帝之聖德。賴皇天之靈。俾君

秉義奮身。震迅神武。悍朕於艱難。獲保宗廟。華夏遺民。合氣之倫。莫不蒙焉。君勤邁禹稷。忠侔伊周。而掩之以謙讓。守之以彌恭。是以往者。初開魏國。錫君土宇。懼君之違命。慮君之固辭。故且懷志。

屈意。封君爲上公。欲以欽順高義。須俟勲蹟。韓遂宋建。南結巴蜀。羣逆合從。圖危社稷。君復命將。龍驤虎奮。梟其元首。屠其窟栖。暨至西征。陽平之役。覩戎甲胄。深入阻險。芟夷蠭賊。殄其凶醜。蕩定西陲。懸旌萬里。聲教遠振。寧我區夏。蓋唐虞之盛。三后樹功。文武之興。日與作輔。二祖成業。英豪佐命。夫以聖哲之君。事爲已任。猶錫玉班瑞。以報功臣。豈有如朕寢德。仗君以濟而賞典不豐。將何以答神祇。慰萬民哉。今進君爲魏王。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宗正。劉艾。奉策璽玄上之禮。苴以白茅。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

至十君其正王位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其上魏公聖綏符
徵厥朕命簡恤爾衆克綏庶甿以揚我祖之休命勿復固辭

魏王上書三辭詔三報不許又手詔曰

大聖以功德爲高美以忠和爲典訓故創業垂名使百世可希行
道制義使力行可效足以勲烈無窮休光茂著稷契數元首之聰
明周召因文武之智用雖經營庶官仰嘆俯思其對豈有若君者
哉朕惟占人之功莫之如彼思君忠勤之績茂之如此是以每將

鑾御拆璫陳禮命册宗廟慨然自思守文之不德焉今君重違朕
命固辭懇切非所以稱朕心而訓後世也其抑志樽節勿復固辭

曹操既受玉爵冕十二旒乘金銀車駕六馬用天子車服儀鑾出警

入蹕於鄴郡蓋魏王苦議立世子操大妻丁夫人無出妾劉氏生子

四日熊於是黜丁夫人而立卞氏爲正宮第三子曹植字子建極聰

明舉筆成章操欲立曹植爲後嗣不心怪之乃問中大夫賈誼誼教

如此如此但凡操親出征諸子送行惟曹植乃稱述功德發言成章

左右皆欽仰操甚喜之惟曹丕但醉父只是流涕而拜左右皆感傷

於是操疑植乖巧誠心不及丕也不使人買告近侍皆言丕之德操

欲立後嗣躊躇不定乃問賈誼曰孤欲立後嗣當立誰賈誼不答操

問其故誼曰正有所思故不能卽答耳操曰有何所思誼對曰思袁

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就立五官中郎將曹丕爲王世子冬十

月魏王宮成差人往各處取果木珍奇之物使人入吳地往福建取

荔枝龍眼溫州取柑子各處不說且說一行人到吳地見了孫權傳

魏王令旨要往溫州取柑子那時吳侯正尊讓魏王便令人於本城
選了大柑子四十餘擔星夜送往鄴郡至中途腳夫正挑擔而行衆

不向嶮
晉好修
既遂舊
歸如

先生的
是異人

他生他
家度他

鄉姬文
夢了。

巴北縣
陰陽會

外

人疲困。歇于山脚下。見一先生。眇一目。跛一足。白藤冠。青懶衣。來與腳夫作禮言曰。你等挑擔生受。貧道都替你挑一肩。每擔各挑五里。但是先生挑過的。擔兒都輕了。衆人皆疑。先生臨去。與領柑子官說。貧道乃魏王鄉中故人。姓左名慈。字元放。道號烏角先生。如你到鄴郡。可說左慈申意。遂拂袖而去。收柑人至鄴郡見操。呈上柑子。操親剖之。但只空殼內並無肉。操大驚怪。問取柑人其官以左慈之言對之。操未肯信。門吏忽報有一先生。自稱左慈。來見王上。操召入。取柑人曰。正是途中所見之人。操叱之曰。汝以何妖術。操吾佳果。慈笑曰。豈有此事。取柑剖之。皆有肉。其味甚甘。但操自剖者皆空殼。操大驚。賜左慈坐而問之。慈索酒肉。操令取之。飲酒五斗。不醉。肉食全羊。不飽。操問曰。汝有何術。以至于此。慈曰。貧道於西川嘉陵峴眉山中。學道三十年。忽聞石壁中有聲呼我之名。及視不見。自此者數餘日。忽有天雷震碎石壁。得天書三卷。名曰遁甲天書。上卷名天遁中卷名地遁下卷名人遁。天遁能騰雲跨風。飛升太虛。地遁能穿山透石。人遁能雲遊四海。飛馳鷹刀。取人首級。藏形變身。王上位極人臣。何不退步。跟貧道往峨眉山中修行。當傳三卷天書與汝。操曰。吾亦久思急流勇退。奈朝廷未得其人耳。慈曰。益州劉玄德乃帝室之胄。何不讓此位與之。可保全身矣。不然則貧道飛斂汝之頭也。操大怒曰。此正是劉備之細作。喝左右擎下慈。大笑不止。令十數獄卒拷之。但見皮肉粉碎。左慈齁齁熟睡。全無痛楚。操取大柳鐵釘釘了。鐵鎖鎖了。送入牢中監收。操令人看守。只見枷鎖盡落。左慈臥於地上。面皮轉紅。去人回報曹操。操取出問之。慈曰。我數十年不食亦不妨。日食千羊亦能盡。操無可奈何。次日諸官皆至王宮大宴。正行酒間。左慈足穿木履。

意先生
亦不可

都。不。可。
此。大。如。
竟。成。

立于筵前。衆官驚怪。左慈曰。大王今日水陸俱備。大宴羣臣。四方異物極多。內中欠少何物。貧道願取之。操曰。我要龍肝作羹。沒能取否。慈曰。有何難哉。取墨筆於粉牆上。畫一條龍以袍袖。一拂龍腹。自開袖中耳。慈曰。卽日天寒草木枯死。大王要甚好花隨意所欲。操曰。吾只要牡丹花。慈曰。易哉。取大花盆放筵前。以水喚之。須臾發出牡丹一株。開放雙花。衆官大驚。邀慈同坐而食。少刻庖官進魚鱠。慈曰。此鱠得松江鱸魚做之尤美。操曰。千里之隔。安能取之。慈曰。易耳。教船上操曰。吾池中原有此魚。慈曰。大王何相欺也。天下鱸魚只兩腮。取鉤竿來於堂下。忽有一池水。慈持竿須臾釣數十尾大鱸魚放在船上。操曰。吾池中原有此魚。慈曰。大王何相欺也。天下鱸魚只兩腮。惟松江鱸魚有四腮。此可辨也。衆官視之果是四腮也。慈曰。繪松江鱸魚須茅葦方可。操曰。汝可取之否。慈曰。易耳。令人取金盃一隻。慈於袖中簇簇然須臾得此。示茅葦蒲金盃。進上。操前以手取之。無益。內書一本。題曰孟德新青。操取觀之一字不差。操大疑。以目視之。有殺左慈之意。慈取卓上玉盃滿斟佳釀。進操曰。王上可飲此酒。壽有千年。操曰。汝先飲之。慈遂拔冠上玉簪。於盃中一畫。先飲一半。如水相似。勸操飲之。操叱之。慈擲盃於空中。化成一白鳩。遶殿而飛。衆官仰面視之。左慈不知所往。操問左右。人報他出宮門而去。操令許褚引鐵甲兵五百人追趕。褚卽上馬。趕至城門。望見左慈穿木履在前。慢步而行。許褚飛馬追之。不上。趕到山中。見一羣羊。慈立於羊羣。內褚取箭射之。慈走入羣羊之內。卽不見。褚將羊盡行殺之。回去時有牧羊小童守羊而哭。忽見人頭在地。上作人言。喚小童曰。汝可將羊頭都輶在死羊腔子上。都輶了。左慈忽然躍起。將羣羊百餘隻盡輶活。左慈拂袖而去。小童歸告主人。主人不敢隱。告於曹操。操畫影

圖形。各處捉拏左慈。三日之內，城裏城外，所捉耿一目，跋一只，白藤冠，青懶衣，穿履鞋。先生都一般模樣者，有三四百箇，遍動街市。操令衆將將猪羊血潑之，押送城南教場。曹操引甲兵百餘圍住，盡皆斬之。人人各起一道青氣，到半天聚成一處，化作左慈。招白鶴一隻，騎舉雲內，拍手大笑曰：「玉鼠隨金虎，奸雄一旦休。」操令衆將以弓箭射之。忽然狂風大作，走石飛沙。所斬之屍，皆跳起來，手提其頭，奔上演武廳來打曹操。文官武將掩面驚倒，各不相顧。當日鬼哭神嚎，曹操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甘寧凌統不共戴天之仇，一朝改爲刎頸之友，固丈夫事也。

周泰三次救主，再救徐盛，亦真漢子哉。

左慈點化曹操，做成了許多異事，現出許多光怪，而老師竟不覺，是凡人不可度也。

曹操試神卜管輅

第十八回

當日曹操見黑風中，羣屍皆起，驚倒于地。須臾風定，盡皆不見。羣下扶操回宮，感而成疾。後有讚左慈詩曰：

飛步凌雲遍九州，獨憑遁甲自遨遊。金盤當殿呈銀鱠，玉盞飛空化雪鳩。頃刻花開紅影亂，片時果結翠陰稠。左慈施設神仙術，點悟曹瞞不轉頭。

人言左道非真術，只恐其中未得傳。若是真傳心地正，何須物外學神仙。

贊曰：幽睨罕微明，數難校。不擗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訛，實乖玄奧。

曹操心疑左慈，因而成疾。服藥無愈。忽太史丞許芝自許昌來見操。

此處得他先休

操今芝卜易之曰。主上曾聞神卜管輅否。操曰。頗聞其名。未知何爲。
神卜。沒當詳說其才。芝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羸醜。無威儀。
而好酒。疏狂人也。自幼入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輒問其名。夜不
肯寐。父母不能禁止。常云。家鷄野鵠。尚自知時。何況人在世乎。夜與
隣里小兒共戲土壤中。輒畫地爲天文。分布日月星辰。指點而觀之。
及長深明周易。仰觀風角。占會肉眼通神相。其父曾爲鄉鄰。卽丘長。
管輅年十五歲。於學中讀史。日記數千言。學中四方人皆不及。鄉鄰
太守單子春。聞其名。召輅相見。時有坐客百餘人。皆能言之士。輅問
子春。府君名士。加雄貴之矣。輅年少膽氣未堅。欲相見恐失精神。先
請美酒三升。飲而後言。太守喜之。遂與酒三升。飲畢。輅問子春。今欲
與輅爲對者。若府君四座之士耶。子春曰。吾自與卿旗鼓相當。輅曰。
輅。如讀書論易本學。問微。復。未能引聖人之道。陳秦漢之事。但欲論。
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太守曰。此事最難。子以爲易耶。座上賓客
皆被管輅難倒。對答有餘。從曉至暮。酒食不行。客大奇之。於是天下
號爲神童。後有利漕居民郭恩。兄弟三人。皆得贊疾。請輅卜之。輅曰。
卦中有君家本墓中女鬼。非君伯姪。卽叔姪也。昔饑荒之年。必遭謀
數升米之利。推落井中。噴噴有聲。推一大石。壓破其頭。孤鬼痛苦。自
訴于天。以致君兄弟故有此報。郭恩三人涕泣伏罪。答曰。果有此事。
於是畱管輅在家數日。忽一日有鳩飛來梁上。其鳴如哭。輅卜曰。今
日午時。當有一年老親人。從東方携猪肉一肩。濁酒一瓶。王賓共飲
笑中。當有小驚。是日果有姨丈。携酒肉至。與郭恩兄弟共飲甚懽。恩
令家僮殺鷄爲食。偶雞悞傷鄰家女子。左手流血。如此之驗。安平太
守王基。知輅神卜。取住其家。因信都令妻。常患頭風。其子心痛。舉家
常驚恐。請輅卜之。輅曰。此堂西頭。有二死屍。一男持示。一男持弓箭。

頭在壁內。腳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故頭痛不得舉也。持弓箭者主刺晉腹。故心中懸痛。不能飲食也。晝則浮遊。夜則復來。故使病人驚恐也。於是掘之。入地八尺。果有二棺。一棺中有元。一棺中有角弓。及箭木。皆朽爛。但有角與鐵箭頭半啞於棺中。遂徙骸骨去城外十里。埋之。家中無恙。有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輶往送行。客言輶能覆射。諸葛原不信。暗取卵殼。窠蜘蛛。置於三盒之中。令輶卜之。卦成各寫四句於盒上。其一曰。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雌雄以形。羽翼舒張。此燕卵也。其二曰。家室倒懸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此蜂窠也。其三曰。縠紱長足。吐絲成羅。華綺求食。利在昏夜。此蜘蛛也。滿座驚駭。後鄉中鄰婦失牛。求卜之。輶卜之曰。在北溪之西。七人宰之。疾遂去。牛皮肉尚存。其婦果往尋之。見七人於茅舍後煮食。皮肉猶存。婦告平原太守劉邠。遂將各人搜斷問其婦曰。何以知之。婦告以管輶之神卜也。劉邠不信。請輶試之。取印信囊及山鷄毛藏於盒中。令輶卜之。輶先卜其一日。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囊也。其二曰。巖巖有鳥。錦體朱衣。羽翼玄黃。鳴不尖晨。此山鷄毛也。劉邠大驚。遂待之爲上賓。一日春暮出郊閒行。見一少年於田中。管輶立道傍觀之。良久問之曰。少年高姓。答曰。姓趙名顏。年十九歲矣。輶曰。汝眉間有死氣。限三日必死。吾乃管輶也。汝貌美可憐。無壽。趙顏回家。急告於父。父聞之。趕上管輶哭拜於地曰。請歸救之。輶曰。此乃天命也。安可禳之。父告曰。止有此子。望乞垂救。輶見父子哀痛至切。乃曰。汝可備淨酒一樽。鹿脯一塊。來日往南山之中。大樹之下。盤石上奕棋。一人向南坐者。穿白袍。其貌甚惡。一人向北坐者。穿紅衣。其貌甚美。汝可卽將酒盤及鹿脯而往勸之。待酒食畢。汝可哭告其事。必添壽矣。切勿言我名字。老人留輶在家。次日趙顏携酒脯

帝益盤入南山之中。約行五六里來見二人於大松樹下石上着棋。全然不顧。趙顏跪進酒脯。一人貪着棋。不覺飲酒已盡。趙顏哭拜於一塊而求壽。二人大驚。穿紅袍者曰。此必管子之言也。吾二人已受其私。必須憐之。穿白袍者身邊取出簿籍視之曰。汝今年十九歲。吾今于十字上添一九字。汝可壽活九十九。同見管輅。教再休泄漏天機。必有大罪。穿紅者出筆添訖。香風過處。化作二白鶴。冲天而去。趙顏同問管輅。輅曰。穿紅者南斗也。穿白者北斗也。顏曰。吾聞北斗九星。何其一也。輅曰。散而爲九。合而爲一也。北斗注死。南斗注生。今已添之。子復何憂。父子拜謝。管輅自此恐泄天機。再不與人卜矣。此人見在平原。主上欲知休咎。何不在之。操大喜。卽差人往平原召輅。輅至。叅拜訖。操令卜之。輅答曰。此幻術耳。何必爲憂。操病遂安。操令卜天下之事。輅曰。二八縱橫。黃猪遇虎。定軍之南。傷折一敗。又卜算數。數不可預知。後有應驗方悟也。操一日與輅論雲從龍。風從虎之意。操曰。龍動則景雲起。虎嘯則谷風生。所以爲火星者龍。參星者虎。火出則雲應。參出則風到。此乃陰陽之感化。非龍虎之所致也。輅答曰。言夫論難。當先審其本。然後求其理。理失則機謬。機謬則榮辱之主。君以參星爲虎。則谷風更爲寒霜之風。非東風之名。是以龍者陽精。以潛爲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夫虎者陰精。而居於陽。依木長嘯。動於與林。二氣相感。故能運風。若磁石而取鐵。不見其神。而金自來。有徵應以相感也。况龍有潛飛之化。虎有文明之變。招雲招風。何足爲疑。操問曰。大龍之在淵。不過一井之底。虎之悲嘯。不過百步之中。形氣淺弱。所通者近。何能興雲而馳東風。輅曰。王上豈不見陰陽。遂在掌握之中。形不出手。乃上引太陽之火。下引太

管輅又
來點化
他老奸
無不動

陰之水噓吸之間烟景以集苟精氣相感懸象應乎二燧苟不相感則知二女同居志不相得自然之道無有遠近也操大喜欲封輅爲太史輅答曰命薄相窮不稱此職不敢受也操問其故答曰輅額無至骨眼無守睛鼻無梁任腳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只可泰山治鬼不能治生人也操曰汝相吾若何輅曰位極人臣文何必相也再三問之輅但答而不答操令輅遍相父武官僚輅曰皆治世之臣也操問休咎皆不肯盡言後人有詩單道神卜管輅詩曰

平原神卜管公明能算南辰北斗星八卦幽微通鬼竅六爻玄奧究天庭預知相法應無壽自覺心源極有靈可惜當年奇異術後人無復授遺經

操令卜東吳西蜀二處故而設卦云東吳王一大將西蜀有兵犯界操不信忽合淝報來東吳陸口守將魯肅身故操大驚便差人往漢中探知消息不數日飛報至劉玄德遣張飛馬超兵屯下辨取關操大怒自要領兵再入漢中此去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耿紀韋晃討曹操

曹操欲興兵討蜀令管輅卜之輅曰王上未可妄動來春許都必有火災操見輅言累驗故不敢輕動留居鄴郡使曹洪領兵五萬助夏侯淵張郃同守東川又差夏侯惇領甲兵二萬於許都來往巡警以備不虞魏王又降王旨教長史王必總督御林軍馬主簿司馬懿曰王必嗜酒性寬恐不堪任軍國大事操曰王必是孤披荆棘歷艱難時相隨之人也忠而且勤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孤心甚相託焉遂委王必自領御林軍馬屯營於東華門外時有一人姓耿名紀字季行洛陽人也舊爲丞相府掾後遷侍中少府與司直韋晃甚好見曹操爵至魏王出入用天子車服心常不平時遇建安二十三年春正

月。耿紀與韋晃在私宅中共飲。耿紀起身密議曰：「曹操篡逆，有心多時。吾等爲漢臣，豈可同惡相濟？」韋晃曰：「吾有箇心腹人姓金名禕，方

漢相。金曰：「禕之後常見曹操入內，喟然長歎，素有計操之心。更兼此

人與王必甚厚。若得同謀大事，濟矣。」耿紀曰：「他既與王必厚交，豈肯

扶漢乎？」韋晃曰：「與必雖厚，其意專欲助漢久矣。我等往說之。於是二

人同往金禕宅來。金禕接入後堂坐定。晃曰：「德偉與王長史甚厚。吾

二人得來告狀。禕曰：「所求何事？」晃曰：「吾聞魏王早晚紹漢天下，公必

高遷望不相棄。曲賜提携，平生感德非淺也。」禕拂袖而起。晃從者看

茶來，將茶潑于地上。晃曰：「德偉故人何薄情也！」禕曰：「吾與汝交厚爲

汝等是漢朝臣宰之後，今不用心報本，皆欲輔造反之人。吾有何面目

與汝爲友？」韋晃曰：「奈天數如此，不得不爲。」禕大怒。耿紀、韋晃見禕

果有忠義之心，故盡情告之。晃曰：「吾三人實爲漢朝末足下，故反

辟也。」禕曰：「吾累世漢朝臣宰，安能從賊？汝要扶漢有何高見？」韋晃曰：

「雖有報國之心，未有扶危之計。」禕曰：「吾欲裏應外合，去殺王必，方奪

六權，扶助鑾輿，結効皇叔爲外援。」操賊可滅矣。二人聞之，頓首拜謝。

禕曰：「又有兄弟二人，乃吾心腹之人，與操賊大讐。見居城外，吾欲用

之爲羽翼。」耿紀問是何人。禕曰：「太醫吉平之子，長曰吉邈，次曰吉穆。」

吉邈字文然，吉穆字思然。操昔日爲董承衣帶詔事，曾說其父。二子

竄於遠鄉。今見在此，耿紀二人大喜，便要相見。禕密喚吉邈、吉穆二

人至，言及其事。二人感憤流泪，怨氣冲天。誓殺國賊。五人同謀，金德

偉曰：「正月十五日夜，間城中大張燈火慶賞。元宵耿少府韋司直，你

二人各領家僮，殺到王必營前，只看營中火起，分兩路殺入，得了王必，連跟我入內，請天子登五鳳樓，以召百官，以安萬民。」吉文然弟兄

於城外殺入，放火爲號。各各揚聲，叫百姓誅殺國賊，以扶漢室，截住

北平三日。

談將此
大燒盡
徐賊

城內收軍。待天子降詔招安。已定進兵殺投鄴郡擒賊。卽發使賛詔取劉皇叔。今日約定至期初更而至。勿似董承自取其禍。五人對天發誓。歃血爲盟。各自歸家整頓軍馬器械。臨期而行。且說耿紀韋晃二人各有家僮三四百人。預備器械。吉邈兄弟亦聚三百人。且推圍獵排擣已定。却說金禪先到來見王必。言方今海宇稍安。魏王威震天下。不可不放燈火以顯天下太平氣象。必允其言。去告報各處。盡教放燈火。是夜晴霽。王必與御林諸將在營中飲宴。忽聞營中呐喊。人報兩處火起。必慌走出帳看時。兩下大亂。火光中見是營中有變。急上馬出南門。正遇耿紀。紀不知是王必。只顧引弓箭而射之。一箭射中必肩。幾乎墜馬。遂出西門而走。背後有軍趕來。王必無路。棄馬步行。至金禪門首。慌叩其門。那時金禪使人於營中放火。隨後助戰家中人聽得敲門。只道金禪歸來了。巴都去了。只有婦人禪妻喝門便問曰。王必那廝殺了麼。必大驚。方悟金禪同謀。逕投曹休。休知金禪耿紀等同謀反。休自披掛飛身上馬。引百千人在城中拒敵。城內四下火起。燒着五鳳樓。帝避於深宮。曹氏心腹牙爪死據宮門。城中是夜但聞人呼殺盡曹賊。以扶漢室。原來夏侯惇三萬軍巡警離城五里屯扎。途至見城中火起。領人軍前來圍住許都。使一枝軍入城接應曹休。戰到天明。耿紀韋晃等無人相助。人報金禪二吉皆被殺死。耿紀韋晃奪路殺出城門。正遇夏侯惇大軍圍住。背後活捉了手下百餘人。皆盡殺之。入城救滅遺火。盡收各人老小宗族。使人飛報曹操。操教鞭斬于市。就教漢百官盡赴鄴都。以聽處置。夏侯惇押耿紀韋晃至於通衢。耿紀厲聲大叫曰。曹阿瞞。吾生不能殺汝。死作鬼以擊賊。劙子以刀。擲口流血。尚曰。吾被羣兒誤矣。大罵不絕。而死。韋晃以面頰頓地曰。可恨可恨。咬牙皆碎而死。後人有詩書曰。

喪人更
喪家功
命也
吉五先金
喪的是一
以成敗
臣不可

喪人更

歎紀精忠。章晃賢。各捐空手。欲扶天。誰知漢祚。相將盡。悵萬心。嘗
卷九泉。

知杜
多奇

夏侯惇將五家老小宗族皆斬于市。王必箭瘡發而死。將百官起赴鄴郡。曹操於教場立紅旗於左。白旗於右。乃降王旨曰。昨夜聽紀韋晃等造反。放火焚許都。汝等亦有出救火者。亦有閉門不出者。如魯救火者。可立於紅旗之下。如不曾救火者。可立於白旗之下。衆官自思救火者必無罪。多奔紅旗之下。三停內有一停立白旗之下。據教訓擎立於紅旗下者。衆官各言無罪。操曰。汝當時之心。非是救火實爲助亂。殺害吾宗族。命降此。沖河邊斬之。死者二百餘員。將軒先生有詩嘆曰。

韋耿徒懷輔漢忠。誰知天命廢奸雄。門牆後傑遭誣死。血染漳河水浪紅。

其立於白旗下者。盡皆嘗賜。仍令還許都。操命鍾繇爲相國。華歆爲御史大夫。曹休總督御林軍馬。遂定侯爵六等十八級。關西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銀印鈕紐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鑲紐綬。定爵封官。朝廷又換一班人物。曹操方悟管輶火災之應。遂重賞輶。輶不受。却說曹洪自到漢中。張郃夏侯淵。各據險要。曹洪自進兵。直抵下辨將近。先鋒吳蘭領軍出哨。臨口。馬超至下辨。令吳蘭爲先鋒。張飛守把巴西。令雷同爲先鋒。兩邊皆未動兵。曹洪至下辨。將近。先鋒吳蘭領軍哨出。正與曹洪軍相遇。吳蘭欲退。蘭手下牙將任夔曰。今賊兵犯界。若不先挫其銳氣。何顏見孟起乎。於是驃馬挺鎗。來與曹洪軍搦戰。洪自提刀躍馬而出。與任夔交鋒三合。斬夔於馬下。乘勢掩殺。吳蘭大敗。回見馬超責之曰。汝不得吾令。何故輕敵以致敗也。吳蘭曰。任夔不聽吾言。故有此敗。馬超曰。可

西漢志
多奇

累守隘口。勿與交鋒。一面申報。肯教進兵。退曹洪不遲。蜀中文書未回。曹洪恐馬超有謀。引軍退回南鄭。却說張郃來見曹洪。問曰。將軍既已斬將。如何退兵。洪曰。吾見馬超不出。恐有別謀。在鄆都聞神下管轄有言。當於此地折一員大將。吾疑此言故退。張郃大笑曰。將軍相等半生。豈可以小術惑其心哉。你雖不才。願以本部兵取巴西。君得巴西。蜀郡易耳。洪曰。巴西守將張飛。非比等閒。不可輕敵。張郃言衆皆怕張飛。吾視為小兒耳。此去必擒。洪曰。倘有疏失。若何。郃曰。甘當軍令。曹洪勒了文狀。張郃進兵。勝負如何。回便知之。

總評

操賊篡弑。進加九錫。退思一統。其不可。對天地。質鬼神。不卜而知也。豈待決于管轄哉。

歎。章金吉五賢可配。三傑謀難未成。其忠義噴薄。自足千古。

五日關張飛戰張郃

張郃所屯兵三萬。分爲三寨。各傍山險。一名宕渠寨。一名蒙頭寨。一名蕩石寨。三寨軍各分一半。去取巴西。留一半軍守寨。張郃進兵前行。却說張飛在巴西關中。守城軍報到。說張郃兵來。飛喚雷同商議。同曰。閬中地惡山險。可以埋伏。將軍引兵出戰。我出奇兵。可擒張郃矣。張飛撥精兵五千。與雷同飛自引兵一萬。離關中三十里。與張郃兵相遇。兩軍擺開。張飛出馬。單搦張郃。郃挺鎗縱馬而出。相交戰到二十餘合。郃後軍大亂。原來望見。背後山中有蜀兵旗旛。郃知便退。追襲。直趕到宕渠山。郃仍舊分兵守住三寨。多置擂木砲石。堅守不出。張飛離宕渠十里。下寨。次日引兵搦戰。郃在山上。大吹大打飲酒。並不下山。張飛令軍士大罵。郃只不出。飛兵還營。次日令雷同又去。

山下搦戰。郤又不出。雷同驅軍士上山。山上擂木砲石打將下來。折了十餘人。雷同急退。盪石蒙頭兩寨兵出。殺敗雷同。次日張飛又去搦戰。張郤又不出。飛使軍人百般穢罵。郤在山上亦罵。張飛尋思。無計可施。相拒五十餘日。飛就在山前扎住大寨。每日飲酒。飲至大醉。坐於山前辱罵張郤。玄德差人來。軍前犒勞。見張飛飲酒。回見玄德。說張飛飲酒恐失軍機。玄德大驚。乃問軍師。孔明笑曰。原來如此。軍前恐無好酒。成都佳釀極多。可將五十甕作三車。裝送到軍前。與張將軍飲之。玄德曰。吾弟自來飲酒失事。軍師何故反送許多好酒。吾弟醉中必被張郤所害。孔明笑曰。主公與翼德許多年爲弟兄。不知其心也。翼德自來剛強。牧川之時。義釋嚴顏。此非勇夫所爲也。今在巖渠與張郤相拒五十餘日。近聞飲酒醉之後。則坐於山前辱罵。傍若無人。此非食言乃勝張郤之計也。玄德曰。雖然如此。未見其實。可用美酒。且說魏延解酒赴軍前。車上各插黃旗。大書「劉公」二字。使魏延助之。孔明令魏延解酒到寨中見張飛。傳說主公賜酒。飛拜受訖。分付魏延雷同各引一枝人馬。爲左右羽翼。只看軍中紅旗起。便各進兵。教將酒擺列於帳下。令軍士大開旗鼓而飲之。有細作報上山來。張郤自來山頂觀望。見張飛坐於帳下。飲酒令二小卒於面前相撲。爲戲。郤曰。張飛太欺我也。傳令今夜下山劫寨。令蒙頭盪石二寨軍皆出劫寨。爲左右援。當夜張郤乘月色微明。引軍從山側而下。逕望張飛大明燈燭。正在帳中飲酒。張郤當先大喊一聲。山頭擂鼓。爲號。直殺入中軍。但見張飛端坐不動。張郤驟馬到面前。一鎗刺倒。見是草人。急勒馬回帳。後連珠砲。起早到寨前。一將當先。擋去路。響圓環眼。聲若巨雷。乃燕人張翼德挺矛躍馬。直取張郤。兩下牙將。各自拒住。兩將在火光中。戰到三五十合。張郤只盼兩寨來救。原來被

魏延雷鋗兩路殺退。就勢奪了山路。卻與死戰百十餘合。山上火燒已被張飛後軍奪了。寨栅張郃敗走。張飛趕了一程。回守。臺渠二寨。說張郃退守瓦口關。三萬軍已折了二萬。遣人問曹洪求救。洪大怒曰。汝不聽吾言。強要進兵。到折了。若渠山寨要隘口。不肯發兵救。却使人催督張郃出戰。郃心慌只得定計。分兩軍離寨去。關日前山僻埋伏。分付曰。我許敗張飛必然趕來。汝等就截在歸路。當日張郃引軍前進。正遇雷同。張郃與雷同戰不數合。張郃敗走。雷同趕來。兩軍齊出。截斷回路。張郃復回。刺雷同於馬下。敗軍回報。飛自來與張郃交戰。又許敗。張飛不趕。郃又回。如此三次。張飛知是計。收軍回寨。與魏延商議曰。張郃用埋伏計。殺了雷同。又要賺吾。何不將計就計。延曰。如何。飛曰。我明日先引一軍。抄掠於後。待伏兵出。汝可分兵擊之。用車子餘乘。各藏柴草。塞住小路。用火燒之。吾乘勢擒張郃。與雷同報讐。魏延領計。次日張飛引兵前進。張郃兵又至。與張飛交鋒。戰到十合。郃又許敗。張飛引馬步軍趕來。郃且戰且走。引張飛過山谷口。郃將後軍爲前。復扎住營。與飛又戰。指望兩彪伏兵。出。要擒張飛。不想却被魏延精兵。到趕入谷口。將車輛兩路截住。放火燒車。山谷草木皆着烟迷其徑。兵不得出。飛來衝郃兵。張郃大敗。走上瓦口關。收聚敗兵。堅守不出。却說張飛和魏延。連日攻打閻隘不下。飛見不濟。把軍退二十里。却和魏延引數十騎。自來兩邊哨探。小路當日忽見男女數人。各背小包。於山僻路攀藤附葛而走。飛馬上用鞭指與魏延曰。奪瓦口關。只在這幾箇百姓身上喚。步軍分付。休要驚恐。好生喚那幾箇百姓來。軍士連忙喚到馬前。飛用好言以安其心。問其何來。百姓告曰。某等皆漢中居民。今欲還鄉。聽知大軍。

蜀德大
智勝算

斬殺。塞閉閬中官道。今過蒼溪。從梓潼山。檜斬川入漢中。還家去。飛日。這條路取瓦口關遠近。若何。百姓曰。從梓潼山小路。却是瓦口關。背後飛大喜。帶百姓入寨中。與了酒食。便與魏延商議曰。汝可引兵扣關攻打。我親自引輕騎五百出梓潼山攻關。後張邵可擒矣。飛令百姓引路。選輕騎五百。從小路而進。魏延在關下攻打。張邵披掛。却待下山。急報軍不到。心中正悶。忽報魏延在關下攻打。張邵披掛。却待下山。急報關後四五路火起。不知何處兵來。邵自領兵來迎。爲首旗開早見張飛。邵大驚急往小路而走。馬不堪行。後面張飛追趕甚急。邵等棄馬上山尋徑而逃。方得走脫。隨行只有十餘人。步行至南鄭。見曹洪。洪見張邵。只剩下十餘人。大怒曰。吾教汝休去。沒取下文狀要去。今日折盡大兵。尚不自死。推出斬之。時有行軍司馬。使教畱人來見張邵。曰。吾保汝取葭萌關。將功折罪。右何邵曰。願往衆視之。乃太原陽朔人也。姓郭名淮。字伯濟。入見曹洪。曰。三軍易得。一將難求。張邵雖然有罪。乃魏王深愛者也。不可誅之。可再與五千兵。逕取葭萌關。則牽動各處之兵。漢中自安矣。如不成功。二罪俱罰。曹洪從之。又與兵五千。教張邵取葭萌關。邵努力而去。却說孟達。霍峻知張邵兵來。霍峻只要堅守。孟達定要迎敵。引軍下關。與張邵交鋒。大敗而回。德兵屯瓦口。鎮守閬中。是亦繁要之地。不可取回。帳中諸將。於堂上問曰。今葭萌關緊急。必須閬中取翼德。方可退張邵也。法正曰。今翼張邵首級。衆皆視之。乃老將黃忠也。孔明曰。漢升雖勇。爭奈老矣。非張邵之對手也。忠聽了。白髮倒豎而言曰。某雖老兩臂尚開三石之

袁升老
有壯志

子渾身還有千斤之力。何如老耶。孔明曰。將軍年近七十。如何不老。忠趨步下堂。取架上大刀。掄動如飛。壁上硬弓。連拽折兩張。孔明曰。將軍要去。誰爲副將。忠曰。老將嚴顏。我兩箇同去成功。但有疏虞。先納下這白頭。玄德大喜。卽時令嚴顏、黃忠去與張郃交戰。勝負還是如何。

黃忠嚴顏雙建功

黃忠與嚴顏將行。趙雲等諫曰。今張郃親犯葭萌關。軍師休爲兒戲。若葭萌一失。益州危矣。若破張郃。可以取漢中。何故以二老將軍當此大勢乎。孔明曰。汝以二人老邁。不能成事。吾料漢中必於此二人手內可得。趙雲等各各哂笑而退。却說黃忠、嚴顏到關上。孟達霍峻見了二老將來。心中亦笑。孔明如此調度。豈能用人。這般緊要去處。如何只教兩箇老的來。隨卽交割了牌印。黃忠、嚴顏使兩箇軍人將兩把認旗於關口山上。豎立。使張郃聞知。黃忠對嚴顏曰。你見諸人動靜。笑我等二人年老。可建奇功。以服衆心。嚴顏曰。願聽將軍之令。當日引軍下關。與張郃對陣。黃忠出馬。與張郃答話。郃曰。你許大年紀。猶不識羞。尚欲出戰耶。忠怒曰。豎子欺吾年老。吾手中寶刀。不老遂拍馬向前。與郃決戰。二馬相交。約戰二十餘合。忽然前後喊聲起。原來是嚴顏從小路抄在張郃軍後。兩軍夾攻。張郃大敗。連夜趕去。張郃兵退八九十里。黃忠、嚴顏收軍入寨。俱各按兵不動。曹洪聽知。張郃輸了一陣。又欲見罪。郭淮曰。張郃被迫。必投西蜀矣。可遣副將相助。就如監臨。使不生餘外之心。曹洪從之。卽遣夏侯惇之姪。夏侯是。到張郃寨中。問及軍情。郃言老將黃忠。甚是英雄。更有嚴顏爲助。不可輕敵。韓浩曰。我在長沙。足知老賊利害。他和魏延獻了城池。害事。

親兄。今既相遇，必當報讐。遂與夏侯尚引新軍離寨前進。原來黃忠連日哨探已知路徑。嚴顏曰：「此去有山名天蕩山。山中乃是曹操屯兵積柴草之地。此時聚百萬糧草，作爲久遠之用。若取得那箇去處，其勢可破。」漢中軍士自相離散矣。忠曰：「將軍之機，正合吾意。可與吾如此如此。」嚴顏聽黃忠說罷，自引一枝軍去了。都說黃忠聽知夏侯尚韓浩來，遂引軍馬出營。韓浩在陣前大罵黃忠無義老賊。浩拍馬挺鎗來取黃忠。夏侯尚便出夾攻。黃忠力戰二將，各閑十餘合。黃忠敗走二十餘里，奪了黃忠寨。忠又草創一營，次日夏侯尚韓浩趕來，忠又出陣戰數合，又敗走二十餘里，奪了黃忠營寨。喚張郃守後寨。郃來前寨諫曰：「黃忠連退二日於中，必有詭計。」夏侯尚叱張郃曰：「據你如此膽怯，因此失了宕渠山，休多言。」看吾二人建功。張郃羞赧而退。次日二將又戰，黃忠又敗，退二十里。二將追趕上，次日二將兵出，黃忠望風而走，連敗數陣。黃忠退在闕上。

將相關下寨。黃忠堅守不出。孟達暗暗發書申報玄德，說黃忠連輸五陣，見今退在闕上。玄德慌問孔明。孔明曰：「此乃是老將驕兵之計也。」趙雲等未信。玄德差劉封來闕上接應黃忠。忠與封相見，問劉封曰：「此來助陣何意？」封曰：「父親得知將軍數敗，故差某來。」忠笑曰：「此老夫驕兵之計也。」看今夜一陣，可盡復諸營。奪其糧食馬匹。此是借寨與彼屯輸重也。今夜留霍峻守闕，孟將軍撒糧草，奪馬匹。小將軍看吾破敵。是夜二更，忠引五千軍開闕直下。原來二將連日見闕上不出，盡皆懈怠。被黃忠破寨直入，人不及披甲，馬不及備鞍。二將各自逃命而走。軍馬自相踐踏，死者無數。比及天明，連奪三寨，寨中遺下軍器鞍馬無數。盡教孟達搬運入闕。黃忠催軍馬隨後而進。劉封曰：「軍士力困，可以暫歇。」忠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策馬先追，士卒相斷。

費正之
言大是

努力向前。張郃軍兵六支被自家敗兵衝動，背後追兵太急，都扎不住。望後而走，盡棄了許多寨栅，到漢水傍。張郃尋見夏侯尚、韓浩議曰：「此天蕩山，乃糧草之所，更接米倉山，亦屯糧之地。是漢中軍士養命之源，倘若失是，無漢中也。」夏侯尚曰：「米倉山有吾叔夏侯淵分兵守護，那裏正接定軍山，不必憂慮。天蕩山有吾兄夏侯德鎮守，我等安往投之，就保此山。」張郃與二將連夜投天蕩山來，見夏侯德說黃忠用騎兵之計，誘到閻下，軍馬突出，勢不可當，又被老賊連夜追趕，自相衝擊，故棄了許多寨栅。夏侯德曰：「吾此處屯十萬兵，你可引去。」復取原寨，郃曰：「只宜堅守，不可妄動。忽聽山前金鼓大震，人報黃忠兵到。」夏侯德大笑曰：「老賊不諳兵法，只恃勇耳。」郃曰：「黃忠有謀，非止一兵一卒敵，且宜堅守。」韓浩曰：「可備三千精兵，擊之無不克也。」德分兵與浩下山，黃忠整兵來迎。劉封諫曰：「紅日已西沉矣，軍皆遠來勞困，且宜暫息。」忠大笑曰：「不然。昔日哲人順時而動，知者見幾而發。今蒙天賜奇功，不取是逆天也。」言畢，鼓譟大進。韓浩引兵來戰，黃忠揮刀直取韓浩，只一合，斬浩於馬下。蜀兵大喊殺上山來，張郃、夏侯尚急引軍來迎，忽聽山後大喊，火光冲天而起，上下通紅。夏侯德提兵來救火時，正遇老將嚴顏，手起刀落，斬夏侯德於馬下。原來黃忠預先使嚴顏埋伏於山僻去處，只等黃忠軍到，却來放火柴草堆上。一齊點着，烈焰飛騰，照耀山嶺。嚴顏既斬夏侯德，從山後殺來，張郃、夏侯尚前後不能相顧，只得棄天蕩山，望定軍山投奔。夏侯淵去訖，黃忠嚴顏守住天蕩山，捉音飛報成都，見玄德、玄德聚衆將慶喜。法正言曰：「昔日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平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二將守操，遂北還此，非其志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

內有變亂耳。今料淵節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若舉大隊之兵。主公親往征之。則必可克耳。平定之日。廣豐積穀。觀農伺隙。上可以備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農桑。廣開境土。下可以固守險要。爲圖操之久計。此蓋天與其時。不可失也。玄德深然之。遂乃傳令旨。趙雲張飛爲先鋒。玄德孔明起兵十萬。擇日圖漢中。傳檄各處令提備。時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吉日。玄德大軍出葭萌關下管。令人召黃忠嚴顏到寨。厚賞三將。玄德曰。人皆言將軍老矣。惟軍師獨知其能。今果立奇功。世之罕有。今漢中定。軍山乃南鄭之屏障糧食之會源。若得定軍山。陽平一路無足憂矣。次還敢取定軍山。不啻忠慨然應諾。便要領軍前去。孔明曰。若將軍故然雄勇。非夏侯淵之本對也。淵深通韜略。善曉兵機。曹操倚托爲西涼之保障。先屯兵於長安。而拒馬孟起。今又屯兵於漢中。操不令他人守者。爲夏侯淵有將才也。今將軍雖勝張郃。未可以勝夏侯淵也。吾欲斟量着一人去。荊州督回關。將軍來方。可敵得夏侯淵。忠奮然答曰。昔日廉頗年八十。尚食斗米肉十斤。諸侯畏其勇。不敢侵犯趙界。何況黃忠未及七十乎。軍師言吾老矣。吾並不用副將。只將本部之兵三千人去。立斬夏侯淵。百級。納於麾下。孔明再三不容。黃忠只是要去。孔明日。旣將軍要去。吾定一人爲監軍。同去。若何。忠應諾。請問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起自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壬辰歲至建安二十三年戊戌歲止。首尾七年事實。

總評

張翼德早年鹵莽。後來却大入細。此皆孔明薰蒸之力。所以擇人而處。第一件緊要事也。

黃嚴本老。孔明激之。便立少壯奇功。黃嚴固善將兵。孔明更善教。

將

黃忠敵斬夏侯淵 第七十一回

都說孔明分付黃忠。你既要去，吾教法正相助你。凡事計議而行。吾亦撥人馬來接應你。可小心黃忠應允。利法正領本部兵去了。孔明告玄德曰：此老將不着言語激他。雖去不能成功。他今既已去了。須撥人馬前去接應玄德曰：然孔明喚趙雲曰：你可將一枝人馬從小路出奇兵接應黃忠。若忠勝你不必出。倘忠有失，你即去救應。又遣鄧封孟達領三千兵於山中險去處多立旌旗以壯我兵之聲勢。令敵人驚疑各自領兵去了。又差人往下辨授計與馬超令他如此而行。又差嚴顏往巴西關中守隘。督張飛魏延令飛延來取漢中。共三路進兵。却說張郃與夏侯尚來見夏侯淵。說天蕩山折了夏侯德。韓浩今聞劉備親自領兵來取漢中。可速奏魏王。早發精兵猛將前來。策應。差人報與曹洪。洪知其消息。星夜前到許昌。奏知魏王。曹操聞知蜀兵來取漢中。愕然大驚。急聚文武商議。發兵救漢中。長史劉曄進曰：漢中肥饒。名有生息。倘若一失中原。震動王休辭勞苦。可御駕親征。操自悔曰：恨當時不用卿言。以致如此。忙傳令旨。起兵四十萬。魏王親征。此時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終曹操興兵。九月至長安。兵分三路而進。前部先鋒夏侯惇。操自領中軍。後軍救應使曹休。三軍陸續進發。操騎白馬。金鞍玉轡。錦衣武士。手執大紅羅銷金傘。盞右金爪銀鏡。燈捧戈矛。擺天子之鑾駕。打日月龍鳳旌旗。護駕龍虎官軍二萬五千。分爲五隊。每隊五千。按青黃赤白黑五色旗。幡甲馬並依本色。光輝燦爛。極其雄壯。兵出潼關。陝西操在馬上望見一簇林木。極其茂盛。問近侍曰：此乃何處也？侍臣奏曰：此名藍田。藍田縣名

屬漢縣。林木之間乃蔡邕庄也。操與蔡邕素善。先時其女蔡琰乃衛道

玠之妻。曾被北虜韃靼擄去。與胡人爲妻。生二子。作胡笳十八拍。流入中原。操深憐之。使人持千金入番。取蔡琰。有左賢王瞿操之勢。送蔡琰還漢。操賜金帛。配與董紀爲妻。當日到庄前。因想起蔡邕之事。止有蔡琰在庄。琰聞操至。忙出迎接。操至堂。琰起居畢。侍立於側。操偶見壁間懸一碑。文圖輔。起身觀之。問於蔡琰。琰答曰。此乃曹娥之碑也。昔和帝朝時。會稽上虞二邑名俱屬浙江。有一師巫名曹旰。能婆娑樂神。五月五日醉舞舟中。墮江而死。其女年十四歲。遶江啼哭。七晝夜不歇聲。跳入波中。後五日。負父之屍浮于江面。里人葬于江邊。後上虞令度尚奏聞朝廷。表爲孝女。尚令鄖淳作文鐫碑以記其事。淳年十三歲。文不加點。一筆揮就。立石墓側。先人聞知。去看時。夜黑。以手摸其文。而讀之。索筆題八字。於其背。後人鐫石繼打。故傳於世。是爲先人遺跡。操讀八字云。黃絹幼婦。外孫蓋白。操問琰曰。汝解此意否。琰曰。雖先人所遺之跡。妾不知其意。操回顧衆謀士曰。汝等解否。衆皆稽首。於內一人挺身而出。答曰。某已解其意。操視之。乃王薄楊修也。見管行軍錢糧兼理贊軍機事。操曰。卿試言之。修曰。卿且勿言。容吾思之。操乘馬行三里。忽悟。省笑問修曰。卿試言之。修曰。此隱語也。黃絹。乃顏色之絲也。色傍。攬絲是絕字。幼婦者。乃少女也。女傍少字。是妙字。外孫乃女之子也。女傍子字。是好字。蓋乃受五辛之器也。受傍辛字。是辭字。總而言之。是絕妙好辭之四字也。此是伯喈贊美鄖淳之文。乃絕妙好辭也。操大驚曰。正合孤意。操率衆行至南鄭。南鄭縣名。曹洪屬陝西。操曰。正合孤意。操率衆行至南鄭。夏侯淵知王上兵至。固守。未曾出戰。操曰。

劉備使黃忠攻打定軍山。夏侯淵知王上兵至。固守。未曾出戰。操曰。若不出戰。示其懦也。差人持節到定軍山。教夏侯淵進兵。長史劉備接着。備言張郃之事。操曰。非郃之罪。勝負者。兵家之常事。洪曰。卽日劉備使黃忠攻打定軍山。夏侯淵知王上兵至。固守。未曾出戰。操曰。

諫曰。淵性太剛。心中奸計。操草手詔與他。依命行之。使命持節到渭營。淵接入使臣出詔。淵亦視之。詔曰。

諸示夏侯淵知之。凡爲將者。當以剛柔相濟。不可徒恃其勇耳。然爲將固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則是一愚夫之敵耳。吾今屯大軍於南鄭。欲觀鷹之妙。勿辱二字可也。

夏侯淵覽畢大喜。重待使命而詰。整率軍馬要敵黃忠。後史官王友直因曹操詆武將用謀而作。曰。

盡道麌官不足爲。麌官必也是男兒。知兵豈在持戈戟臨陣。當專主破旗應節。便能分與合。隨麾下覽。正爲奇。他年恢復中原。後看取凌煙更有誰。

却說夏侯淵與張郃商議。淵曰。今魏王率大兵屯於南鄭。要討劉備。吾與汝久守此地。豈能建立功業。未日吾出戰。務要生擒黃忠。張郃曰。不可。黃忠謀勇更兼法正。多機。此間出險峻。只宜堅守。久必自退。淵曰。若他人建了功勞。吾與汝有何面目。而見魏王耶。汝只守山。吾去出戰。淵下令曰。誰敢出哨。誘敵。夏侯尚進曰。小將願往。淵曰。汝去出哨。與黃忠交戰。只宜輸不。反贏。吾有妙計。如此如此。尚受令。引三千軍離定軍山大寨前行。却說黃忠與法正引兵屯於定軍山口。累求相戰。夏侯淵堅守不出。欲要輕進。又恐山路危險。難以料敵。只得據守。一日忠與正商議之間。忽有伏路軍報曰。山上曹兵下來搦戰。忠聽得。就要出戰。忽一人奮然而出曰。將軍休動。鈞意待某引一千軍從山小路抄上。將軍引兵來戰。兩下夾攻。曹兵必敗。衆視之。乃牙將陳式也。忠大喜。遂令式引兵去了。式將大寨人馬從山後擁來。呐一聲喊。與夏侯尚交兵。尚許敗。式趕來。忠恐陳式中計。急引一軍趕來接應。行到半路。被兩山上擂木砲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式正欲

回時。背後夏侯淵出戰。生擒陳式。軍盡降曹。有敗軍逃得性命來見黃忠。說陳式被擒。忠慌與法正商議。正曰。淵爲人輕躁特勇。少謀。可激士卒。連營。帶進步卒爲管。誘淵來戰。此乃反客爲主之計。淵一至。可擒矣。忠用其謀。將應有之物。盡賞三軍。歡聲滿谷。願效死戰。黃忠即日拔寨而進。步卒爲管。每管住數十日。又進。淵知欲出戰。張郃曰。此乃反客爲主之計。不可出戰。戰則有失。淵不從。郃諫。令夏侯尚引數千兵出戰。直到黃忠寨前。忠上馬提刀出迎。與夏侯尚交馬。只一合。生擒夏侯尚歸寨。餘皆敗走。回報淵。知淵慌使人到忠寨說。將陳式來換夏侯尚。忠約定來日陣前相換。次日兩軍皆到山谷澗處布成陣勢。忠淵皆乘馬立於陣前。答話已畢。各壯士並無袍鎧。只穿蔽體薄衣。赤與尚各奔本寨。尚比及到陣門邊。被忠一箭射中。後背尚當箭頭。落寨。淵大怒。驟馬逕取黃忠。忠正要激淵。所殺。兩將交馬戰到二十餘合。當營鳴金收軍。淵慌回陣。被忠乘勢殺了。一陣淵問。發發官緣。何鳴金官曰。某見山四中。有蜀兵旗旛數處。恐是伏兵。故招將軍回。淵信其說。夏侯淵聽得。堅守不出。黃忠逼到定軍山下。與法正商議。正以手指之曰。定軍山西。巍然有一座高山。四下皆是險道。此山上足可視定軍山之虛實。將軍若取得此山。定軍山只在掌中也。忠仰見山頭。稍平。山下有些少人馬。是夜二更。忠引軍士鳴金擊鼓。直殺上山頂。有副將杜襲。守把此山。襲字子緒。潁川定陵人也。當時襲止有數百人守山。見忠大隊擁上。遂棄山而走。忠遂得了山頂。正與定軍山相對。法正曰。待夏侯淵兵至。吾舉白旗爲號。他來搦戰。我却按兵不動。待他退兵無備。吾將白旗一舉。將軍都下山擊之。以逸待勞也。來日淵必到。忠令半山多設旗鼓。以候兵到。却說杜襲急逃。得來見夏侯淵。說黃忠奪了對山。淵大怒曰。黃忠占了對山。不容我。

公正多
机黄忠
要勇此
衆所見

不出戰。張郃諫曰：「這奪了對山，乃法正之謀也。將軍不可出戰。只空堅守。」淵曰：「占了吾對山，觀吾虛實，如何不出戰？」郃苦諫不聽。分大半軍圍住了對山。淵搦戰。從辰罵至午。忠不出戰。法正在山上見曹兵倦怠，銳氣已墮，盡皆下馬坐息。法正將白旗一招，鼓角齊鳴，喊聲大震。黃忠一馬當先，驟下山來，猶如天崩地塌之勢。夏侯淵措手不及，被黃忠趕到麾蓋之下。大喝一聲，有如雷吼。淵未及相迎，寶刀初落，連頭帶肩砍爲兩段。後史官爲馘，斬夏侯淵。有詩曰：

蒼頭臨大敵，皓首逞神威。力赴雕弓發，風迎雪刃揮。雄聲如虎吼，驟馬似龍飛。馘斬功勲重，開疆展帝畿。

又詩曰：

跳出山前鼓震天，歡聲斬夏侯淵。一朝奪盡中原氣，關將何出效後先。

黃忠斬了夏侯淵，曹兵大潰，各自逃生。忠乘勢去奪定軍山。張郃領生力兵來迎。忠與陳式兩下夾攻，混殺一陣。張郃大敗，奔本寨而去。忽然山傍閃出一彪人馬，當住去路。为首一員大將，後執一面大旗，上書四節字：「常山趙雲。」未知張郃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趙子龍漢水大敗戰

却說趙雲瀾住張郃，大殺一陣，進退無門，引敗軍奪路。望定軍山而走。卻見前面一枝兵來迎。乃都尉杜襲也。兩兵併合。襲曰：「今定軍山已被劉封孟達奪了。」卻聞知大驚，遂引敗兵來到漢水劄營。二將合兵一處。杜襲曰：「將軍且暫管夏侯妙才，都督印信，以安民心。令人飛報魏王。」操聞淵死，放聲大哭。方悟管輅之所言，輒言三八縱橫，乃建安二十四年也。自古遇虎者，乃歲在己亥正月也。定軍之南者，乃定軍山之南也。易折一肢者，乃淵與操兄弟之親情也。操令人尋管輅時。

不知何處去了。操深恨黃忠，遂親統大軍來定軍山，與夏侯淵報讐。令徐晃作先鋒，行到漢水，張郃伏襲接着曹操。二將奏曰：「今定軍山已失，某等恐失其利。」將米倉山糧草移于北山寨中屯積，然後進兵。魏王依允。却說黃忠將夏侯淵首級來葭萌關上見玄德獻功。玄德大喜，加爲征西大將軍，設宴慶賀。忽牙將張著來報說：「曹操自領大軍二十萬來，與夏侯淵報讐。」目今張郃在米倉山屬四川，搬運糧草，移于漢水北山脚下。孔明曰：「今操引大兵至此，恐糧草不敷，故勒兵不進。若得一人深入其境，一面燒其糧草，一面奪其糧重，先滅操之銳氣，此爲上計也。」黃忠曰：「老夫願當此任。」孔明曰：「今曹操舉二十萬之衆至此，必有大將非比。夏侯淵、張郃之兵也。」玄德曰：「夏侯淵雖是總帥，乃一勇夫耳。安及張郃？若斬得張郃，勝斬夏侯淵十倍也。」忠奮然立曰：「吾願往斬之。」孔明曰：「你可與趙子龍同領一枝兵去。」事計備而行，看誰立功。忠應允便行。孔明就令張著爲副將。雲與忠曰：「今子龍二十萬衆分屯十營，將軍在主公前要去奪糧，非小可之事。一軍當用何策？」忠曰：「看我先去。」雲曰：「我是主將，你是副將，如何爭先？」雲曰：「我與你都一般與主公出力，何必計較？」二人拈鬮，拈着的先去。忠依允。當時黃忠拈着先去。雲曰：「既然將軍先去，子龍與部將張翼曰：『今黃漢升約定明日去奪糧草，若午時不回，我當救應。』吾營前臨漢水，地勢險危，我若去時，汝可謹守寨栅，不可動。張翼聲喏。却說黃忠回至寨中，與副將張著曰：「我斬了夏侯淵、張郃，喪膽，吾今日領命去劫糧草，只畱五百軍守營，你可助吾。今夜三更盡，皆飽食，四更離營殺到北山脚下，先捉張郃，後劫糧草。」張著依

卷之三
當夜黃忠領人馬在前，張著在後，偷過漢水，直到北山之下。東方日出，見糧餉如山，軍士看守。曹兵見蜀兵到，盡棄而走。黃忠教馬擡一齊下馬，取柴堆于米糧之上，乾柴堆畢，正欲放火，張郃兵到，與忠罷戰一處，操聞知，遂令徐晃接應。晃領兵前進，將忠困在垓心。張著引三百軍走脫，正要回寨，忽一枝兵撞出，攔住去路。爲首大將乃是文聘，後面曹兵又至。把張著圍住，却說趙雲見忠不回，急忙披掛上馬，引三千馬步軍來與黃忠接應。雲與張翼曰：「日已平西，黃漢升必危矣，況可堅守營寨？兩廈廂多設弓弩，以備淮備。翼連聲應。」子龍挺鎗驟馬，直殺將來。迎頭一將擋路，乃文聘手下將慕容烈。拍馬舞刀，來迎子龍。子龍手起一槍刺于馬下。曹兵敗走，子龍直殺入重圍。又一枝兵截住，爲首乃是牙將焦炳，使三尖刀一口。子龍喝問曰：「蜀兵何在？」炳曰：「已殺盡矣。」子龍大怒，驅騎一鎗刺焦炳于馬下，殺散餘兵，直至北山之下。見張郃、徐晃兩人圍住黃忠，軍士被困多時。子龍大喊一聲，挺鎗驟馬殺入重圍，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那鎗揮身上下，若舞梨花，徧體紛紛，如飄瑞雪。張郃、徐晃心驚膽戰，不敢迎敵。子龍救出黃忠，且戰且走，所到之處，無人敢阻。操驚問衆將曰：「此將何人？」也有識者告曰：「此乃當山趙子龍也。」操曰：「昔日當陽長坂英雄，尚在。急傳令曰：『所到之處，不許輕敵。』因此曹兵只看山上招旗之處，指東圍東，指西圍西。」子龍救了黃忠，引三千軍殺透重圍，數內有一人指之曰：「東西上圍的，必是副將張著。」子龍不回本營，遂望東南殺來。所到之處，但見常山趙雲四字旗號，曾在當陽長坂知其勇者，互相傳說，蓋皆逃竄。子龍又救了張著。曹操見子龍東衝西突，所到之處，無敢迎敵。救了黃忠、張著，奮然恨怒，自招呼左右將士來趕子龍。子龍已殺回本寨，部將張翼接着，望見後面塵起，知是曹兵追來，即與

子龍曰。追兵漸近可令軍士閉上寨門。上敵樓防護。子龍喝令休開寨門。沒。豈不知吾昔日當陽長坂單鎗匹馬殺曹兵八十三萬。如履草芥。吾今有軍有將。何以懼哉。遂換弓弩手於寨外壕中埋伏。將管內旗鎗盡皆倒偃。金鼓不鳴。子龍匹馬單鎗立于營門之外。却說張郃徐晃領兵追至蜀寨。天色黃昏。見寨中偃旗息鼓。又見趙雲匹馬單鎗立于營外。寨門大開。二將不敢前進。正疑之間。忽魏王到。見軍不動。急教催督向前。衆軍聽令。大喊一聲。殺奔營前。見子龍全然不動。曹兵翻身就回。子龍把鎗一招。壕中弓弩齊發。此時天色昏黑。又不知蜀兵多少。操先拔回馬走。只聽得後面喊聲大震。鼓角齊鳴。蜀兵趕來。曹兵自相踐踏。擁到漢水河邊落水死者不知其數。子龍黃忠張著各引兵一枝。追殺甚急。是夜操正奔走之間。忽剝封孟達率二校兵從木倉山路殺來。放火燒糧草。擗棄了北山糧草。忙向南走。徐晃張郃扎脚不住。亦棄本寨而走。子龍先占了曹寨。黃忠奪了糧草。漢水所得軍器無數。差人去報玄德。玄德遂同孔明前來戰場觀之。玄德孔明至漢水。凭高望之。玄德問子龍的部將曰。子龍於此地如何廝殺。其將答曰。曹兵二十萬。漫山遍野殺來。子龍引三千兵直殺透重圍。救出黃忠。并二千人馬。子龍率衆左衝右突。往來廝殺。曹兵散而復合者數次。子龍又殺入重圍。救出副將張著。并三百騎。不曾折了一人。子龍又匹馬單鎗立于營外。操親驅兵殺至營前。被子龍招弓弩射之。曹兵敗走。渰死于漢水者萬餘人。因此全獲奇功。玄德大喜。看了山前山後。除殺之路。欣然與孔明曰。趙子龍一身都是膽也。後詩曰。

昔日戰長坂。

威風猶未減。

突陣顯英雄。

殺園施勇敢。鬼哭天驚。

俱有二

大不識。

文詩曰

單鎗匹馬兌三軍
箭橫無敵方委勝
膽包身

文詩曰

長坂坡前風颶帶
言人馬似龍飛今觀漢水全無敵方委勝
有虎威

却說玄德聽得如此心中大喜說與衆將就號子龍爲虎威將軍大勞將士歡宴至晚忽人來報玄德曰曹操復遣大軍從斜谷小路而進來取漢水玄德笑曰操此來無能爲也我料必得漢水矣乃率兵于漢水之西以候曹兵到曹操命徐晃爲先鋒又來決戰帳前一人出曰某深知地利願助徐將軍同去破蜀操視之乃巴西嚴渠人也姓王名平字子均見充牙門將軍操大喜遂敕王平爲副先鋒相助徐晃探知兵于定軍山北徐晃王平引軍至漢水是令前軍渡水列陣平曰軍若渡水倘要急退如之奈何晃曰昔日韓信用兵背水爲謀而用此計今將軍能料趙雲黃忠之意否晃曰汝可引步軍拒敵看我引馬軍破之遂令諸將起行橋道即過河來戰蜀兵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才識非膽不充膽非才識不運趙子龍一身都是膽未嘗失一
用事其才其識俱足以濟之也

劉玄德智取漢中

第七十二回

却說徐晃引軍渡漢水王平諫之不聽渡過漢水扎營黃忠趙雲
玄德曰某等各引本部兵去迎曹兵玄德應允二人引兵在途忠與
此乎三國志

雲曰。今徐晃恃勇而來。且休與敵。待日暮。兵氣挫動。你我分兵兩擊之可也。雲應允。各引一軍據住寨柵。徐晃引兵從辰時搦戰。直至申時。蜀兵不動。晃盡教弓弩手向前。望蜀營射之。忽一人報與黃忠。趙雲曰。徐晃令弓弩射者。其軍必退也。可乘時擊之。又一人報曰。曹兵後隊果然退動。蜀營鼓聲大震。黃忠領兵左出。趙雲領兵右出。兩下夾攻。只一陣。徐晃大敗。盡逼入漢水。死者無數。晃死戰得脫。到營大責王平。平見吾軍勢將危。如何不救。平曰。我若去救。此寨亦不能保。我魯謙公休去。公不肯聽。以致此敗。晃大怒。欲殺王平。平當夜引本部軍就營中放起火。曹兵大亂。徐晃棄營而走。平渡漢水來投趙雲。雲引見玄德。平盡獻漢水地利。玄德大喜。曰。孤仰王子均陳言良策。吾得漢中無疑矣。遂命王平爲偏將領。鄉導使却說徐晃逃來。見操說王平去了。去降劉備。大驚。急殺大軍來奪漢水寨柵。趙雲恐孤軍難立。遂退漢水之西。兩軍隔水相拒。玄德孔明來觀形勢。孔明見漢水上流頭有一帶土山。可伏千餘人。孔明回到管中。喚子龍分付。汝可引五百人。皆帶鼓角。伏于土山之下。或半夜。或黃昏。只聽我管中炮響。汝便一齊發擂。却休出戰。砲響一番。擂鼓一番。不要出戰。子龍受了計。自去埋伏。孔明却在高山上暗窺。次日。曹兵到來搦戰。管中盡數伏定。一人不出。弓弩都不發。曹兵自回。當夜更深。孔明見曹營燈火方息。軍士歇定。遂放號砲。子龍聽得。令鼓角齊鳴。曹兵驚慌。只疑劫寨。及至出管。不見一軍。方纔回管。欲歇。號砲又響。鼓角又響。嗚呐喊震地。山谷應聲。曹兵徹夜不安。一連三夜如此。驚疑。操心怯。拔寨自退三十里。就空濶去處扎營。孔明歎曰。曹操雖知兵法。不知詭計。遂請玄德親渡漢水。背水結營。玄德問計。孔明曰。可如此如此。曹操見玄德背水下寨。心中稍疑。使人來下戰書。孔明批來日決戰。

次日兩軍會于中路。五界山前列成陣勢。操出馬立于門旗下。兩行布列龍鳳旌旗。擂鼓三擊。喚玄德答話。玄德引劉封孟達并川中諸將而出。操揚鞭大罵曰。劉備忘恩失義。反叛朝廷之賊。玄德曰。吾乃大漢宗親。奉詔討賊。汝僭越天子。變儀自立爲王。非反而何。操怒。命徐晃出馬來捉玄德。劉封出迎。交戰之時。玄德先走入陣。封敵晃不住。縱馬便走。操下令捉得劉備者。便爲西川之主。大軍呐喊殺過陣來。蜀兵望漢水而逃。盡棄營寨馬匹軍器。丟滿道上。曹軍爭競取之。操急鳴金收軍。衆將在馬上曰。某等正待捉劉備。主上何故收軍。操曰。吾見蜀兵背漢水安營。而疑之一也。多棄馬匹軍器者。疑之二也。可急退軍。休取衣物。操下令曰。妄取一物者立斬。火速退兵。曹兵方還。頭時。孔明號旗舉起。玄德中軍領兵便出。黃忠左邊殺來。趙雲右邊殺來。曹兵大潰而逃。孔明連夜追趕。操傳令軍回南鄭。只見五路火起。原來魏延張飛得嚴顏代守閬中。分兵殺來。先得了南鄭。操心驚。奔陽平關而走。玄德大兵追至南鄭褒州。安民已畢。玄德問孔明曰。曹操敗速者何也。孔明曰。操平生爲人多疑。雖能用兵。疑則多敗。吾以疑兵勝之。玄德曰。今操退守陽平關。其勢已孤。先生將何策以退之。孔明曰。某已定了。便差張飛魏延。分兵兩路去截曹操糧道。令黃忠趙雲分兵兩路去放火燒山糧草。盡絕。豈能久住乎。玄德曰。妙哉。衆將各引鄉導官軍去了。却說曹操退守陽平關。令軍哨探。回報言曰。今蜀將遠近小路。盡皆塞斷。砍柴去處。盡放火燒絕。不知兵在何處。操正疑惑間。又報曰。張飛魏延來往劫糧。必得大將相助。操問曰。誰敢敵張飛。許褚曰。某願往。操令許褚引一千精兵。去陽平關路。上護接糧車。當日卻糧官叅拜。褚曰。若非將軍到此。糧又不得到陽平矣。將車上的酒肉獻與許褚。諸將痛飲。不覺大醉。褚乘酒興。催糧。

車行。押糧官曰。前褒州之地。山勢險惡。未可過去。褚曰。吾有萬夫不當之勇。豈懼他人。今夜乘着月色。正好使糧車行走。許褚當先。橫刀縱馬。引軍前進。二更已後。往褒州路上而來。行過一半。忽山凹裏鼓角震天。一枝軍當住。爲首大將乃燕人張翼德也。挺矛縱馬直取許褚。褚舞刀來迎。只一合。示中許褚肩膀翻身落馬。手不平。將向前急救。退入軍中。弓弩亂發。翼德不得向前。攻敵。只奪了糧草車輛。後人有詩贊張飛曰。

雄哉翼德。銳氣如虎。據水斷橋。橫矛一舉。入川釋嚴。出褒刺褚。威震曹公。分茅列土。

張翼德盡奪糧草車輛而回。却說衆將保着許褚。回見曹操。操就令醫士療治金瘡。操自提兵來與蜀兵決戰。雌雄玄德引軍出迎。兩軍陣圓。玄德令劉封出馬。操罵曰。賣穎小兒。當使假子。布敵。吾若喚黃鬚來。汝假子爲骨。醬肉泥也。劉封大怒。挺鎗驟馬。逕取曹操。操令徐晃來迎。封詐敗而走。操引兵追趕。蜀兵營中四下砲響。鼓角齊鳴。操驚懼。有伏兵急退。軍時。曹兵自相踐踏死者極多。回陽平關。方曉歇定。蜀兵趕到城下。東門放火。西門呐喊。南門放火。北門擂鼓。操大懼。棄關而走。後蜀兵追襲。操正走之間。前面張飛引一枝兵痛殺一陣。魏將保操奔走。趙雲引一枝兵從後殺來。黃忠從褒州殺來。操大敗。諸將驚慌。操驟馬加鞭。方逃至斜谷界口。斜谷地名。屬陝西。忽塵頭起。一枝兵到。操曰。此軍若是伏兵。吾今休矣。其兵將近。乃操次子曹彰也。彰字子文。少善騎射。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凶險。操常戒之曰。汝不讀書。而好汗馬。此乃匹夫之勇。何足貴也。彰曰。大丈夫學衛青霍去病。立功沙漠。長驅數十萬衆。縱橫天下。是其志也。何能作博士也。

操常問諸子之志。彰曰。好爲將。操問爲將何如。彰曰。披堅執銳。臨難

不顧身先士卒。賞必行。罰必信。操大笑。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代郡烏丸反操令彰引兵五萬討之。臨行操戒之曰。居家爲父子。受事爲君臣。動有王法。爾可戒之。彰到代北。身先戰陣。胡騎應弦而倒。直殺至桑乾。桑乾北地名北方皆平。知操在陽平敗陣。故來助戰。操見彰至。大喜。日。黃鬚兒遠來。破劉備在即目矣。諸將曰。日今勢敗。何能再勝。操曰。吾兒一掃北方。數千里皆平。人幸勝兵之來助。安有不勝之理。遂勒兵。復回未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曹孟德忌殺楊脩

曹操見曹彰引兵於斜谷界口安營。有人報玄德言。曹彰到玄德間。曰。誰敢去戰曹彰。劉封出曰。某願往。孟達又說要去。玄德曰。汝二人同去看誰成功。各引兵五千來迎。劉封使玄德之威在先。孟達在後。曹彰出馬。與封交戰。只三合。封大敗而回。孟達引兵而進。方欲交鋒。只見曹兵大亂。却是馬超吳蘭兩軍殺來。曹兵先自膽落。被三路軍衝殺而來。超兵歛養日久。到此耀武揚威。勢不可當。曹兵敗走。正值吳蘭當任。彰一戟刺蘭于馬下。三軍混戰。操退兵于斜谷界口扎住。被超侵劫。晝夜不安。劉封惶恐無面見父。聽知孟達建功深恨結讐。操屯兵日久。欲要進兵。又被馬超拒守。張飛趙雲黃忠。不時搦戰。正豫不決。忽值庖官進鷄湯。操見碗中有鷄肋。因而有感于懷。正沉吟之間。夏侯惇入帳來稟號令。爲夜間之用。操隨口曰。鷄肋。鷄肋。惇傳令衆官都稱鷄肋。有行軍主簿楊修。見傳鷄肋二字。便教隨行軍士。各收拾行裝。準備歸程。有人來夏侯惇報知。惇大驚。遂請楊修去問公。何收拾行裝。修曰。以今夜號令便可知也。鷄肋者。食之無肉棄之有味。今進不能勝退。恐人笑在此無益。不如早歸來日魏王必班師。

穎非聰
勞反被
聽明快

矣。故先拴束庶，免臨行慌亂。夏侯惇曰：「公知魏王肺腑也。」遂亦收拾行裝。寨中諸將無不準備。當夜曹操心亂，不能穩睡。遂提鋼斧，遙望私行。只見夏侯惇在寨內，軍士各準備行裝。操大驚，急回帳召惇，問其之意。答之，操大怒。修字德祖，先祭主上，欲歸之意。操喚楊修問之。修以鷄肋一目數行，九流三教，無所不通，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操用爲署倉事主簿，出則參贊軍務，總知內外事。修爲人恃才放曠，數次干犯曹操。始怨。操平生爲人雖然，用才能之人，心甚忌之。只恐人高過己。昔日常造花園一所，一年造成，請操觀之。操看罷，不言好。只取筆于門上書一活字而去。人皆不曉。修曰：「門內添活字，乃灑字也。丞相嫌園子是再築牆圍，又請觀之。操大喜，問曰：「誰知吾意？」一人答曰：「楊修也。」操雖一面喜，心甚忌之。次日塞北送酥一盒，喜遂寫一盒酥二字于盒上。操入寢，修入見之，取匙分食。操睡覺，欲食不見。操問之，修答曰：「丞相有命，一人食一小口，盡食之矣。豈敢違丞相之命？」操雖大笑，而心惡之。操常分付左右，言夢中好殺人，睡着勿近前。一日晝寢于帳中，落被于地，一近侍慌取覆之。操躍起拔劍斬之，復上床睡半晌而起。驚問何人殺吾近侍，衆以實對。操痛哭而厚葬之。人皆不識。以為操果是夢中殺人，惟修知之。臨喪歎曰：「君乃裏中之雛也。」操聞而惡之。操第三子曹植，字子建，深惜其才，常邀修談論，終夜不息。甚是敬之。操與衆商議，欲立子建爲魏王。太子曹丕知其謀，請朝歌長吳賛議事。恐有人見，用盛絹大簏藏吳賛入府。修知其事，來告操。操曰：「來日擒之。」早有人報曹丕，不慌告吳賛。賛曰：「何必憂患？明日用大簏裝絹以惑之。次日修又告知操。操使人搜之，果皆是絹。操因此大疑，移修。有害曹丕之心。操一日令曹丕薦曹植，各出鄴城門，却密使人分

付後族。植先問修修田。世子今奉王命。如有阻當者斬之。果然曹不至門。被當住自回。植至城門。門吏阻之。植曰。吾奉王命。如箭離弦。何人敢當。欲肯反耶。立斬之。操知次子多能。召而問之。植對曰。出於胸中。修常作答教十餘條與植。但操有問。依條答之。其中治國安民之道。無所不該。載焉。操常問子建。其對答如流。操心中甚疑。後不暗買子建左右。偷答教來。告操。操見了。大怒曰。匹夫妄敢交媾吾兒。以侮孤耶。此時殺修之心愈急矣。惟恐外人議論。故隱忍之。子建帶酒。乘操車出司馬門。人皆以操出。伏道而迎之。至近方知是子建。操聞知大怒曰。吾無事不出此門。將已取信于諸侯也。汝今無禮。可殺之。衆官苦勸方止。自此曹操不喜子建。諸君不敢登門。操帶修征南。漢水觀碑時。亦要殺修。恐諸將士議論。又復忍之。當時操怒目豎眉。放亂六刑。叱刀斧手。推出斬之。號令首級於門外。以示其衆。修死年三十四歲。後史官有詩贊曰。

聰明楊德祖。世代繼簪纓。筆下龍蛇走。胸中錦繡成。開談驚四座。捷對冠羣英。身死因鷄助。令人哀怨生。

又詩曰

奸雄端的忌聰明。積怨存心恨易生。鷄肋早知能喪命。爭如織口得三公。

曹操佯怒。欲斬夏侯惇。衆官皆告免。操數聲喝退。操令來日進兵。出斜谷界口。再復中原。忽當道一軍擺開。爲首大將。乃魏延也。操招魏延歸降。延惡言大罵。操令龐德戰之。二將正鬪間。寨內火起。人報馬超劫了中後二寨。操拔劍在手曰。諸將動者斬。衆將努力上前。殺退魏延。延投山僻小路而走。操方回來。戰馬超。又令一軍敵張翼德。操

立於高阜處。看兩軍各各効力爭戰。忽一軍撞在面前。乃是魏延。延拈弓搭箭。射中曹操。操翻身落馬。延棄弓綽刀。驟馬上山坡來殺曹操。馬後戰過一將。大呼休傷吾主。乃南安桓道人也。姓龐名德。字令明。奮力向前。戰退魏延。保操前進。馬超兵已退。操歸原寨。操帶傷。又折部門牙兩箇。令醫士調治。方憶楊修之言。隨將修屍收回厚葬。就令班師。却教龐德斷後。乘馬匹已備。操卧于氈車之中。左右護衛。虎賁軍數萬人。忽報斜谷兩邊山上火起。馬超伏兵趕來。曹兵連夜奔回長安。銳氣墮盡。未知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楊脩好露聰明。曹操忌而殺之。操固媚嫉可恨。脩亦驕吝自取也。凡成大事者必有大智。寧以小才殺其軀耶。

三國志十二卷終

